

《金小史》 明 杨循吉

●卷一

金起自辽之属部，号女真，又曰女直，于夷狄中最微且贱者也。世居东海上，而在高丽之北，有七十二部落，不相统制。辽兴，既吞诸蕃，于是，女真之众，有生、熟二种。熟女真在南，生女真在北，皆不得相通。而生女真犹居其故地，其山曰长白山，江曰混同江，地方千里，多山林，产名马，生金、北珠，而冬极寒。其俗勇悍耐饥渴，乘骑上下崖壁如飞，济江河不用舟楫，浮马而渡。人皆辫发垂金环，嗜酒而好杀。无文字，与契丹言语不通。征敛调发，刻箭为号，事急者三刻其间。无大君长，皆散居山谷间，各推其家以为主，而完颜部最强。辽道宗时，部长杨割始称雄，辽大国舅帐萧解里叛奔女真，因命杨割除之。杨割独斩解里首以献，而留其众不遣。漫云已诛绝，兵甲车马称已给有功，不以归辽。辽君不得已，以为生女真部节度使，刻印与之。杨割不肯系辽籍，乃独受使，辞其印。自是始设官政，治其部族，而多市铁为兵器，习战斗，其国日以强大，阴有叛辽心，辽亦知其为东方患者必此人也。

天祚即位，杨割将死，以阴谋属其子阿骨打（称名，盖用陈寿名孙氏例）。阿骨打长八尺，方颐隆准，沈毅寡言，顾视不端，而有大志，杨割私识焉。杨割死，又兄弟六传，乃至阿骨打。阿骨打立，事辽益骄，辽不能制。辽君好畋猎，怠于政事，四方奏事，往往不见省。而遣银牌大使，责贡诸蕃尤苛。初，五国产名鹰，海东青在女真东北，辽每岁命女真发兵取之，必战斗而后得，女真厌苦之。至天祚时，责贡尤甚，岁遣鹰坊子千余人，越长白山捕海东青，女真不胜其扰，而辽之边吏邀索无厌。于是诸部皆潜附阿骨打，欲畔辽。辽君如混同江钓鱼，诸酋歌舞为乐，阿骨打辞，辽君恶而欲诛之，其臣萧奉先以为无能为，乃止。

初，阿骨打之兄乌雅束，与其属部阿疏有怨，夺其城，阿疏亡归辽，辽纳之。乌雅束请阿疏，辽不与。至是，阿骨打惧诛，于是与其下谋起兵，而先请阿疏。辽知其意欲以为衅，使其大将萧挈不也，调渚军备女真。阿骨打会其下谋曰：『辽人集诸路军备我，如此我须先发可也。』乃使其将婆卢火，征兵诸部二千五百人，遂叛。初与辽军战于界上，阿骨打自兔胄斗，射杀辽将一人，辽军败走，进军克宁江州。有榷场，女真与辽人为市处也。辽人尝以低价拘夺其货，谓之打女真，至是悉杀之无遗焉。宁江州既破，阿骨打乃退保长白山之阿，而辽将萧挈不也引兵临混同江，正与阿骨打对垒而军。阿骨打乘辽兵未阵，潜渡混同江，掩击辽兵，辽兵大溃，获车马甲兵不可胜数。萧挈不也奔归辽，辽君自闻数败，以契丹人不知兵，于是召其汉人宰相张琳、吴庸、予兵十万人，使讨阿骨打，又败。无几，时辽之东北城邑悉为女真攻陷，所过千里萧

然，丁壮斩戮无遗，婴孺则贯之槩上为戏，所谓辽东熟女真皆虏之为用，至有铁骑万余。辽人尝言，女真兵满万，则不可敌，至是始满万矣。

阿骨打起八月，攻破辽黄龙府。辽君惧，下诏亲征，自将蕃汉兵十五万，出驼关，以大臣贵族子弟为硬军，车骑一日行一百里，鼓角旌旗震辉原野，赍数月之粮以行。阿骨打惧，乃伪为降书以示其众，既则反以求战书上之。辽君大怒，下诏欲必灭女真。阿骨打会酋豪，以刃斫面，仰天而哭曰：『吾与若辈起兵，苦契丹之贪残，欲自立国耳。吾今为若辈哀请降，庶几纾祸。乃欲尽剪除我，为之奈何？不若杀我一族而降。』诸酋皆罗拜，愿死战，志益固。乃引其兵前行，不敢遽进，至于义刺而止。会辽君之将耶律章奴，谋废立事泄，惧诛，亡去，军乱。辽君于是引其兵西还。阿骨打与诸酋并力追之，及于护步答冈。阿骨打曰：『我兵寡不可分，视其中军最坚，辽主必在焉。』因并力攻其中军，辽师大溃，死者相属百余里，获輿辇宝货无算，辽君遁去，卫兵从之者，裁三四百人而已，阿骨打于是复军黄龙府。

是时，辽使其将高永昌备东京。东京，渤海故地。辽初，力战三十余年，始得之，建为东京者也。永昌杀其留守以叛，自称大渤海国皇帝。阿骨打乃斩高永昌，取东京。于是，辽之东南鄙，悉归女真。辽君大惧，令内库哀珠玉珍玩百余囊，择骏马二千匹，私谓左右曰：『若女真必来，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马，义与南宋兄弟、夏国舅甥，何憊哉？』识者谓辽必亡。自古人君，未有弃民谋身，而能享国者。阿骨打既攻陷东京、黄龙府及其余五十余城，于是辽之并边储粟，无虑三十五万石，虽累岁举兵未尝用，至是悉为女真所有。有杨朴者，辽进士也，劝阿骨打称帝。于是，用其策，称皇帝，改元天辅，以王为姓，以旻为名，国号大金，以其国产金故也。

天辅元年，宋始与金通使。初，金兵既过辽河之西，宋登州守臣王师中以闻徽宗，用蔡京、童贯议，欲与女真结好。乃遣登州防御使马政，以书聘女真，外托买马，而实求五代所陷地。旻发使者三人，赍国书并北珠、生金、貂革、人参、松子报宋。宋使蔡京、童贯与之议事，皆补为郎。又遣使报聘，寻遣回。

天辅四年，宋又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来约，夹攻燕云旧地。是时，辽君在中京，杨朴既为女真建号，因说自古英雄，开国须受禅，或求大国封册。旻遂遣人使辽，求封册。其事有十：徽号大圣大明，一也；国号大金，二也；玉辂，三也；袞冕，四也；玉刻御前之宝，五也；以弟兄通问，六也；生辰正旦遣使，七也；岁输银绢二十五万匹两，分南宋岁币之半，八也；割辽东长春路，九也；送还女真赵三阿鹞产大王，十也。辽君付群臣议，萧奉先等喜，以为自此无患，遂遣使以天子袞冕、玉册、金印、法驾之属，册旻为东怀国皇帝。

册文曰：『朕对天地之闳休，荷祖宗之丕业，九州岛四海，咸在统临。一日万几，敢忘重慎，宵衣为事，嗣服宅心。眷惟肃慎之区，实介扶余之俗。土滨巨浸，财布中嵌，雅有山川之名，承其父祖之胤。碧云裘野，固须挺于渠材；皜雪飞箱，畴不雄于绝驾；章封屡报，诚意交孚载念，遥芬宜应多戩。呜呼！义敦友睦，地列丰腴；惟信可以待人，惟宽可以驯物。戒哉敬只，式孚于休。』以大圣大明犯其祖称号，改为至圣至明。余悉从焉。旻召杨朴等议，朴等以仪物不全用天子制。东怀国乃书称小邦，怀其德之义，及无策为兄之文，如『遥芬多戩』等语，皆非美意，『渠材』二字意有轻侮，命使者归易其文。辽使者云：『兄友弟恭，出自《周书》，言友睦，则兄之义见矣。』杨朴等面折以为非是。旻大怒，叱出使副，欲腰斩之。粘罕诸酋为谢，人答百余，乃遣人归。报云：『册文詈我，吾不能晓，徽号、国号、玉辂、御宝我自有之，须称我大金国皇帝。兄即已能从，我今秋至军前；不然，我提兵取上京矣。』久之，辽报不至。于是，旻自提兵趋上京，而宋使赵良嗣适至，时辽使亦在，旻俱令从军。每行数十里，辄鸣角吹笛，鞭马疾驰，比明，行二百五十里，至上京。上京者，辽之临潢府也。引所从二使者观攻城，曰：『汝可观吾用兵，以卜去就。』旻乃亲督士卒，鼓噪而进，上京破，二使者皆奉觞贺称万岁。良嗣遂出御笔与议，大抵以燕、云本汉旧地，约夹攻取之。旻命译者曰：『契丹无道，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，顾南朝方通欢，且燕京皆汉地，当持与南朝。』良嗣曰：『今日约定，不可与契丹复和也。』旻曰：『有如契丹复和，亦须以燕京与汝家。遂议岁币，良嗣初许三十万，辩论久之，卒与契丹旧数。良嗣问曰：『比议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，则并西京是也。』旻曰：『西京我安用？止为拿阿适（阿适，天祚小字），须一临事竟，亦与汝家。』遂以手札付良嗣等回，约以来年女真兵径自平地松林趋古北中，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。又留良嗣饮食数日，及令契丹吴王妃歌舞。旻谓良嗣曰：『此契丹儿妇也，今作奴婢，为使人欢。』遂遣曷鲁同良嗣至宋，定岁币。宋以马政报聘，并以其子扩随行，称：『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，约以太傅知枢密院事童贯勒兵相应，克日夹攻，银绢依与契丹数目。』马政至金，留月余，论不决。金以宋欲全还山前山后故地，故其君臣乃相与议，以为南朝无备，止以已与契丹银绢，坐邀汉地。旻遂将马、扩远行射猎，每晨坐一虎皮雪上，纵骑打围，常曰：『此吾国中最乐事也。』既还，令诸酋以饮食递邀南使十余日，始草国书，仍遣曷鲁回聘。

先是，中国与女真议夹攻，童贯悉选宿将会京师，欲便应之。会方腊叛，贯以其兵讨贼，未还。曷鲁至宋，徽宗待之殊无意，惟为书使归报，并如初议及问举兵至西京的期而已，亦未遣使。金人自破辽上京，终岁不出师，待宋

报也。及曷鲁白海上归，旻意中国绝之。乃命其弟兀鲁并粘罕、兀室等悉师渡辽而西，用辽降将耶律余睹为前锋。余睹者，辽之东路都统也，本契丹近族，将兵在东，拒金兵，然常数败不敢战。其妻辽君文妃妹也。文妃生晋王敖鲁斡最贤，而辽君有宠于元妃萧氏，生秦王。元妃之兄萧奉先，又持辽政，常恐秦王不得立而忌余睹在外，于是诬构余睹，欲立晋王，辽君信之，赐文妃死，余睹惧诛，遂叛归。金自余睹降，益知辽人虚实。至是用为乡导，先袭中京，不测而至。辽君在燕闻之，大惊，即日出居庸关，至鸳鸯泺。金兵进攻中京，辽兵皆不战而溃，遂陷中京。萧奉先谓辽君曰：『余睹远来，不过为立其甥晋王耳，诛之可以获安。』晋王贤，既死，国中悲之，由此人心益离。

金人既陷中京，引兵急迫辽君于鸳鸯泺，辽君奔云中，所随三局珍宝及其幼女悉为金人所掠。既至云中不得入，见留守萧查刺抚之曰『贼至矣，善守城。』取马二千匹遁去。粘罕遂取西京，而辽君亡保阴山，命令不通。燕王耶律淳，辽君之叔父也，守燕，颇得人心，号九大王。因辽君之亡，遂自立为天锡皇帝，废辽君为湘阴王，以左企弓守司徒，李处温守太尉，曹勇义知枢密院，虞仲文康公弼参知政事，张琳守太师。而辽君所有者，沙漠以北、西北西南两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。淳立，告宋，宋不受，而金将斜也粘罕等军在云中。宋初与金共图燕，及淳立欲因自取之，乃不约金。而遣童贯勒兵十五万巡边，而贯不进，欲以胁燕。燕不动，遂战，宋师败绩，乃班师。辽君在夹山，传檄天德云内等州，会诸蕃五万骑，约入燕，将复兴辽，而淳寻死，其妻萧妃称制。时燕人至宋者，皆言契丹无主，愿归土宋朝。徽宗用太宰王黼议，再将童贯悉诸道兵二十万会三关以向燕，燕人惧，稍稍归宋。而燕将郭药师以涿州降宋，宋因用之，得易州。而旻初以宋不遣答使，疑宋有谋，又自知其发兵趋中京时，未尝先报宋，忽闻童贯举兵趋燕，号二百万，旻与其下议，恐爽约自我，或南朝径取燕守关，则岁赂不可得，遂东遣使至宋，议夹攻。而自临斜也粘罕云中之军。初斜也粘罕逐辽君，既取中京而无他为。旻既至云中，闻辽君在大鱼泺，自将精兵万人袭之，斡离不太子为前锋，昼夜兼行，及于石辇驿（一作铎），辽兵二万余围斡离不数重，士皆殊死斗。辽君谓金兵少，必败，遂与嫔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观战。余睹示诸将曰：『此辽主麾盖也，萃而薄之，可以得志。』骑兵驰赴之，辽君望见大惊，即遁去。旻遂屯奉圣州，而宋使赵良嗣报聘至，请夹攻如约。旻曰：『燕京不论夹攻与否，当与南朝驻兵，西京欲执辽主平泺营五州欲作归路，不在与数。』初宋与金约，乞归全燕及西京地方与辽之岁币。至是金中变。童贯攻燕不能下，惧无功获罪，密祷金人图之。金人乃引兵趋燕，萧后乞称藩请和，旻守先约不从，萧妃竟遁去，左企弓等遂皆迎降。

●卷二

旻既得燕京，而赵良嗣又以请地至。旻云：『数年相约夹攻，及寡人到燕京，不见有一人一骑，何故？』遂以国书副本示良嗣，读至『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，其州县租税令送本朝输纳。』良嗣曰：『自古及今，岂有与其地而不与其税者？可削去。』粘罕曰：『燕自我得之，赋当归我，若不见与，请辽退涿易之，师毋留吾疆。』金遂使李靖持书至宋，议于王黼之第。黼曰：『大计定矣，忽于元约之外求赋租者何哉？』靖对曰『止为本国得燕，所以及此？契丹故臣日夜为皇帝言，有国都如此，而以与人。用事大臣颇惑其言，惟皇帝与粘罕、兀室持之甚坚曰：「已许南朝，不可改也。」』黼曰：『租赋非约也，上意以交好之深，特相迁就，然飞挽如是之远，当以银绢充之耶。』靖曰：『然，请问其数。』黼曰：『已遣赵龙图面约多寡矣。』宋乃复使赵良嗣往议于金，金兀室出燕京租令旧缗钱四千万，新租缗钱六百余万。良嗣曰：『承平时斗粟不过百钱，今兵火凋残之余，盖十倍矣，岂可视兹为率哉？』兀室云：『姑置之，贵朝必有成数，幸明言无隐。』良嗣出御笔十万之数，兀室笑而不答；良嗣复出二十万之数。兀室曰：『兹一小县之数也。』良嗣不得已，以御笔绫二万许之。兀室云：『皇帝已与两府议，不须论租赋多寡，止于岁币外增一百万缗。』良嗣不擅增，乃允良嗣还报。悉断桥梁焚次舍以待之。左企弓尝献诗曰：『君王莫听捐燕议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。』故旻特吝与宋而邀厚利，徽宗遂果以一百万缗许金而更求西京。旻大喜，使兀室、杨朴报云：『西京路疆土，据诸郎中言，初得之时，城中再叛，攻围逾四十日方下，士卒死伤极众，又非元约当割，若我家不取，待分与河西。毛揭室家人得厚饷，皇帝言，赵皇帝大度，我增百万，一言不辞，今求西京何辞以拒？乃我在奉圣州，心已许之。』会议议曰：『今早方决，然其间人民却待迁去。』良嗣等曰：『既得疆土，人民自一，若止以空城相付，将安用之？』兀室笑曰『此无他，皇帝意欲南朝为诸军犒赏耳。』扩答：『贵朝既许西京，朝廷岂无酬酢之礼。』兀室云：『此亦再遣使去。』遂以誓草付良嗣，使银术可至宋，乞犒赏金帛之数。徽宗许以二十万，银术可乞增，不许。银术可退，良嗣等前，徽宗怪金人诛求不已。良嗣对以女真贪残，惟利之从，其它不恤也。马扩云：『以本朝兵不立威，乃至是。』孔武仲云：『赖陛下圣德，阿骨打心服。不尔，边患未易量。』徽宗云：『女真贪暴残民害物，虽黄巢不如，渠能久耶？然彼既入关，先据燕京，朕恐为后患，不惜百万以啖之，且解目前之纷。』于是，依其式为誓书，再差赵良嗣至金。金亦以誓书与宋，其词曰：『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，大金皇帝致誓于大宋皇帝阙下。惟信与义，取天下之大器也。以通神明之心，以除天地之害。以契丹国主失道，民坠涂炭，肆用兴师，事在

诛吊。贵国遣使航海计议，若并有辽国，愿得幽燕，当时已曾依允。乃者亲领兵至燕，不攻自下，尚念方欲好，以燕京、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与之如约。今承来书，缘为辽国已为大金所有，旧与契丹银二十万两，绢三十万匹，并燕租六分中，止取其一，计一百万缗，已载前后往复议定国书，并支绿矾二千栲，所贵久通欢好，庶保万世。苟违此约，天地鉴之，社稷倾危，子孙不绍。如变渝在彼，一准誓约，不以所与为定。』（文毕。）

宋太师童贯、蔡攸入城抚定，次日，浚濠增壁。金以御押地图付宋。班师悉驱燕之金帛子女东徙，而以空城与宋。或告燕人曰：『汝之东迁，非金人意，南朝留常胜军利与田宅给之耳。』（常胜军，郭药师军也。）燕人皆怨说粘罕，不当与宋全燕。粘罕欲止割，旻谓粘罕曰：『我已与宋有誓，不可忘也。我死，汝则为之。』于是粘罕西去，而遣左企弓等部定燕京之民东归当过于州。

初，旻下燕时，辽将张觉在平州，因而抚之，以为留守，而觉心不服。又金每得州县，多徙其民东去，于是平州之人，皆言金人始则存燕，终则俘掠，人必不安。及左企弓发粘罕欲以兵送之，企弓等辞曰：『如此，是使之乱也。』至是，企弓以燕民东徙过平州，燕民不胜其苦，乃入言于觉曰：『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，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，公今临巨镇，握强兵，尽忠于辽，必能使我复归乡土，人心亦惟公是望。』觉召诸将议，皆曰『闻天祚兵势复振，出没漠南，公若仗义勤王，奉迎天祚，以图中兴，先责左企弓等致降之罪而诛之，尽归燕民，复其业。而以平州归宋，无不纳者，平州遂为藩镇矣。即后日金人加兵，内用平州之军，外得宋为之援，又何惧焉？』觉乃遣一将，率五百余骑，候左企弓、曹勇义、虞仲文、康公弼至泺河西岸，邀之议事，遣人往数以十罪，皆缢杀之于栗林下。仍称保大三年，画天祚像朝夕谒，事必告而后行，称辽官秩，榜谕燕人复业，燕民既得归，大悦。觉使其党李汝弼、高党往燕山，说宋燕京守臣王安中曰：『平州带甲百万余，觉有文武材，可用为屏翰，不然将为肘腋之患。』安中深然之，送汝弼与党诣京师。徽宗悦，诏安中厚加存抚，与免三年常赋，以平州为泰宁军，以觉为节度使，以汝弼党为徽猷阁待制，令宣抚司出银绢数万犒赏，觉喜远迎之。

金将阁母与觉戏于兔耳山，阁母大败。而是时辽将林牙大石以兵壁龙门东，金都统完颜斡鲁生获大石，以绳系之，使为乡导，追辽主于阴山之间，直至其御营。时辽主已往应州，尽得其嫔御诸女，并获太叔胡卢九妃、国王捏里次妃、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、许王、女骨欲余里衍、大奥野、次奥野、赵王妃千里衍，得车万余乘，惟宁王雅里亡去娄室。银术可获其左右舆帐，进至扫里门为书招之。辽主自金城来，知其族属皆见俘，率兵五千余决战。斡离不击败之

，辽主相去百步遁去，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。旻得玺置怀中，东面谢天而受焉。辽君乃使谋卢将兔钮金印请降，斡离不视之，则元帅燕国王之印也，不受，辽君竟亡去。而旻在军中病，将还上京，命粘罕驻兵军中备辽，而召弟吴乞买付以后事，至部堵泆死。僭谥曰：『武元皇帝』。

旻初起，其兵不满千人，然皆沈雄鸷悍，无不一当百。盖女真诸部之人，大抵皆兵也，平居无他役，悉听以佃渔为业，有警则遣人诣诸孛堇征兵，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。其部长曰孛堇，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，从其多寡以为号。猛安者千人长也，谋克者百人长也。谋克之副曰蒲里衍，士卒之副曰阿里喜。凡用兵以伐为前行，号曰破军。人马皆金甲，非在五十步内不射，弓不过七斗，前镞至六七寸。其法，什、五、百皆有长，伍长执柝，什长执旗，百长挟鼓，千人长则旗帜金鼓悉备。伍长战死四人皆斩，什长战死伍长皆斩，百长战死什长皆斩。能负同伍战歿之尸以归者，则得其家赀。凡将自执旗，众视旗所向而趋之，自主将至步卒皆自馭，无从者。以粟粥燔肉为食，上下无异品。国有大事适野环坐，画灰而议，自卑者始。议毕即漫灭之，不闻人声。军将行，大会而饮，使人献策，主帅听而择其中者，即为特将，任其事。师还必大会，问有功者随高下与之金，举以示众，以为薄复增之。其官皆号勃极烈，勃极烈女真之尊官也，有都勃极烈（总治官名，犹汉官冢宰）、谙班勃极烈（官之尊且贵者）、国论勃极烈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）、胡鲁勃极烈（统领官之称）、移赉勃极烈（位第三）、阿买勃极烈（治城邑者）、乙室勃极烈（迎迓之官）、札室哈勃极烈（守官署之称）、晟勃极烈（阴阳之官）、迭勃极烈（悴贰之号）。又有诸纛详稳（边戍之官）、诸移里堇（部落墟砦之首领）、诸秃里（掌部落词讼，察非违者）、诸乌鲁古（牧圉之官）。凡官府治事之所，皆曰斡里朵。凡宗室皆谓之郎君，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，虽所谓国相亦拜于马前，郎君不为礼，役使如奴隶焉。其军中符验则有金牌、银牌、木牌之制。金牌以授万户，银牌以授猛安，木牌则谋克、蒲辇所佩者也，谓之曰信牌，军中传递以为信。

旻所用将兵者，皆其宗室子弟为多，其最用事者曰骨舍，与粘罕至相欢，而骨舍文尤高，上令用事未尝申覆，每有所为皆许自专。旻尝抚其背曰：『儿辈作事，必不错也。』国中事无大小，非经此二人不行。至于兵事，骨舍又专之，粘罕总大纲而已。坐于外则粘罕居上，于内则骨舍居上。骨舍年长粘罕，粘罕兄事骨舍，而与斡离不相能，盖斡离不以贵粘罕，骨舍以大故不能相下。

粘罕，旻从兄子也。姿貌雄杰，能披甲周贯马腹，骁捷如风，轮剑入敌，人莫敢当。性特严酷残忍，沈鸷多谋。遇战时，号令其下，骑者骑，步者步

，回顾者斩，所以每战必胜也。盖决敌制胜，有古名将之风。其它宿将则有撒改、辞不失十人，皆为勃极烈，用以居守。撒改，即粘罕父也。而辞不失，亦旻从父。旻有母弟曰斜也，每战则为都统。又有阁母，亦旻母弟，有勇，每临阵必冒死先登焉。旻有子曰斡离不，军中号曰二太子，性慈仁，亦曰菩萨太子，而亦善战。其第四子曰兀术，号四太子，尤强悍。其它又有智辩之士三人，曰阿离合懣、曰谋良虎、曰兀室。阿离合懣，性善记，能知女真之先世族属时事。而谋良虎好学嗜书，尽通契丹大小字，辽国议和书札，悉出其手。金人初用契丹字，兀室乃用契丹汉人二家字合以国语，制女真字。此三人者皆宗室也，亦不出于别部。

旻颇豁达有大度，知人善任，能与其下同甘苦。初称帝时，国相前跪奏事，泣止之曰『今日皆诸君之力，吾初贵，未易改旧俗也。』诸酋皆感激再拜。初得燕京时，辽宰相张琳上谒还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，又从宋索赵温讯则解其缚而用之。初从辽乞阿疏，辽不与，因以起兵。既得阿疏，不过杖而遣之而已。旻初兴，无城廓，星散而居，呼曰皇帝寨、国相寨、太子庄，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，建为上京。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，州县廨宇制度极丽，居民往来车马杂沓，自前抵后，尽为出入之路，略无禁制。每春，击土牛，父老士庶无长幼，皆聚观于殿侧，仪卫护从止类中州守令。在内庭或遇雨雪，虽后妃亦去袜履而行焉。旻既没，女真之俗兄死则传于弟，吴乞买旻母弟也，汉名曰晟，以次当王。旻在时，尝以为谮版勃极烈。谮版，女真储贰之地也。而旻自有子十四人，干本最长。至是，干本率其诸弟共立晟，改元曰天会，而以斜也干入总国政，粘罕、斡离不治戎事。

时张觉在平州，称兵阁母，既败，晟乃使斡离不提兵袭平州，平州破，张觉走，入宋变姓名隐郭药师军中。金人大怒，索于宋，宋宣抚王安中斩貌类者一人与之。有识之者曰非觉也，安中不得已，引觉出，觉骂，宋人不容口，遂杀觉，函其首与金，常胜军皆泣下。郭药师自言曰：『若求索药师当奈何？』自是降将在宋，皆解体矣。初，旻割地未毕而死，而蔚、武、朔三州已先归宋。至是，粘罕怒宋纳张觉，遂复取蔚州，及陷飞狐、灵邱两县，绝山后交割之意，意欲败盟，童贯遂与郭药师治兵燕山备金。宋使者请地至金，金君晟欲与宋地，粘罕不肯，遂罢。而诸酋皆言宋败盟有状，于是，晟决意谋南伐。时辽君在阴山，率诸军出渔阳，连取数州，与兀室战，兵溃却走，谋归宋。兀室遣娄室孛堇追之，及于余都谷获焉。晟庙告其兄完颜旻，封辽主为海滨王，而使使如宋告庆。

粘罕至云中，颇经营南伐。宋使使者马扩再使粘罕军，粘罕严兵以待，首议山后事。扩因请问交地之期，粘罕笑曰：『山后疆土，初为大圣皇帝与赵王

跨海交好，各立誓书，万世无团支部■〈罟支〉。不谓大圣皇帝輿榘未归，汝家已违誓约，阴纳张觉，收燕京逃走职官户口，本朝累以牒追，第用虚文见给，今待与汝家略辨是非一二。』扩视粘罕决意入寇，乃言曰：『契丹任用小人，多行不道，人怨天怒，所以为贵朝所擒。本朝亦怨其悖理败盟，助贵朝讨灭，今国相或未欲交疆土，进退惟命，独不宜遽失欢盟。一旦两国交兵，何时而已？况本朝亦岂为此数州县置赤子锋镝间？此事所系非细，愿国相深思之。』粘罕曰：『汝意云何？』马扩曰：『童大王来时，令曰乞国相且交蔚、应两州，灵邱、飞狐两县余悉奉归，右留听者幸明示其期。』粘罕笑云：『汝尚欲两州两县耶？我若与汝，则并西京之民不可留，且山前山后我家地，尚奚论汝家州县？割数城来，罪方可赎也。』次日，馆中供具良厚。撒卢母笑云：『待使人，止此回矣。』盖决示入寇之意，宋使归，金遂移兵向宋。

●卷三

时宋太师童贯在太原，闻金将入寇，大惊。天会三年十月，粘罕与兀室余睹引兵自云中入太原，谓之国相军，斡离不与挾懒阁母刘彦宗引兵自平州入燕京，谓之太子军，皆不戮一人，传檄而已。金使者赍军书尚在宋，劝童贯速割河东北以大河为界而和。贯慢漻不知所为，遁归汴。粘罕发自河阴，遂取代、忻四州，由石岭关径至太原。太原坚守不下。乃留数万人守太原，而以其半趋京师。粘罕遇城必攻，故比斡离不行稍缓。至中路闻议和诏，遂止而不行。斡离不军初至蓟州，知燕山府蔡靖命郭药师、张令徽、刘舜仁出战，令徽遁归，宋师败绩，药师遂锁吕颐浩等决意降金。

先是，药师以降将为徽宗宠遇，锡赀之厚至不可殫言，或引之出入宫禁，药师浸骄态，识者知其必为中国慢，至是果叛。斡离不至燕郊，药师率军官迎降。斡离不遂留蔡靖于燕，而使军官止部吕颐浩等以行。斡离不攻中山府，不克，遂引兵趋庆源府。金太史占帝星复明，怪之。已而闻徽宗内禅，军中大惊，欲回。郭药师曰：『南朝皆是书生，少帝复无英断，未必有备，不如姑行。』宋闻金惊失色，使梁方平守浚州，何灌守河。斡离不既陷信德府，留兵守之，而自将诸军渡河。梁方平烧桥遁，何灌亦溃，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。金人用小舟济师，舟不过数人，五日始毕。既渡，一夕驰至城下，屯天驷监，获马二万匹。斡离不笑谓宋被虏者曰：『汝家可谓无人，使三千骑守河，吾属可渡哉？』遂移壁万胜门，责问张觉事，且求执送童贯。钦宗大惧，愿为伯侄国，而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以和，兼请以康王构、太宰张邦昌为质。斡离不遂与宋平，退军孟汤。是夜，宋将姚平仲劫金营，大败。斡离不复进攻汴城，问见袭之故。钦宗谢以不知，乃罢去，而改肃王枢为质，遣康王构归。粘罕、斡离不既以宋许割三镇，皆班师。而宋使以割太原诏书至太原，太原人不受

。及鞞离不兵还河北，两镇复不下。于是，粘罕复留银术可围太原，而自还云中。鞞离不亦分兵攻河间、中山，而自引军与粘罕会师，复谋南伐。会钦宗以书与余睹，令叛金兴辽，金人大怒，遂复举入宋。

天会四年八月，粘罕自云中，鞞离不自保州，两路复如前以进，遂克太原、真定，而渡河，径趋汴。二军皆集城下，宋复请画淮为界而和，金人不听。十一月丙辰，汴京陷，金兵入城。粘罕请两宫幸其营而议和及割地事，凡城中图籍、礼器皆卷取之无遗，又于坊巷中选十三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赴北。粘罕遣人入城云：『奉指挥，令契丹国海滨侯耶律延禧，及西夏侯李智先，与南宋皇帝等，并大元帅粘罕，同大金皇帝徽号，请皇帝诣营署名奏表。』少帝不肯出，粘罕乃遣人持表入城下书云：『侄，南宋皇帝请署御名。』帝观之泣下，且曰：『苟屈己以存生灵，朕复何辱？』金持笔进，书名乃去。继又传语上皇曰：『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结好为兄弟，请一切勿生疑，可罢兵。今将真珠袍一领，是国主皇帝朝服，今献上皇帝，请收领。』因请进上谢表，上皇曰：『今两国通和，且可称书不可称表。』使者强之，遂从焉。粘罕出榜通衢曰：『元帅奉北国皇帝圣旨，今者兵马远来，所议事理今已两国通和，要得金一百二十万两，银一百五十万两。』于是金人执开封府尹何■，分厢搜括民户金、银、钗、钏、环、钿等星珠无遗。粘罕复请少帝到军前面议可否，曰：『奏上赍到北国书曰：「今已破汴京，二主不可复居，宜于族中别立一人为宋国主，仍去皇帝号，但称宋王。」』令二帝于东宫外筑室居之。粘罕因固请，少帝不出，乃使一将引七百骑直至内门，厉声邀请少帝曰『已降指挥，今月十一日出城见元帅说及。』十一月辛酉，少帝出幸金营，粘罕下阶执帝手呼曰『臣远国酋长，不知中国礼义。』曲折乃揖，升阶既坐，粘罕以国主所降别立贤君诏书示帝，帝视之不语。粘罕使左右白帝，帝曰：『敢不从命？苟利生灵以息兵革，顾何事不可？』遂留帝宿于幕次。次日造表，令帝同发其词曰『臣侄南宋国主赵桓，今蒙叔北国皇帝圣旨，令桓同父退避大位，别选宗中贤者，立以为君，敢不遵从？今同元帅申发前去，其次居止及别择到贤族，未敢先次奏闻，候允从日，别具申请。』署毕，帐下驰一骑，黄旗素马前去，帝因祈粘罕乞归。粘罕首肯，促左右进酒，帐下有伶人作乐。奉粘罕为太公伊尹，粘罕不喜，曰『太公伊尹，古圣人也，吾安可继其万一？』观其人而语帝曰『这几个乐人，是大宋人，今日煞好公事。』笑而止曰：『来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抚上皇。五七日间，北国皇帝诏到，再来请陛下到军前，不可相推。』帝遂入城。

三月，粘罕遣二人持书，一诣上皇，一诣少帝，曰：『今日北国皇帝已有施行事件，请皇帝及上皇并到军前听候指挥。』遣使相促不绝，又云：『若上皇未出城，不妨先请皇帝至军前。』少帝遂复幸金营，粘罕坐而言曰：『今北

国皇帝不从汝请，别立异姓为主。』遂引帝出居一室，守以兵刃，次日上皇亦至，由是皇族、后妃、诸王累累至军中，日夜不止。上皇与帝各居一室，后妃诸王皆不得相见，惟郑后、朱后相从，其它帝姬，各为金贵人分去。粘罕坐帐中，使人掖二帝至阶下，传国主言曰：『汝等父子，天人俱弃，不可复君，宜择异姓以代宋后。令元帅责开封府，使以下保明策立，仍令赵佶父子前来燕京。』帝与太上闻言，相对涕泣不能言。侍卫番奴以『南家子』呼帝。粘罕曰：『所择康王今在何处？』帝曰：『不知也。』粘罕谓左右曰：『急持书开封府，索康王。』时康王以奉使入北不在，得免。粘罕勒令别立异姓甚严，有一人云张邦昌，旧任宰相，姑举之以塞责。粘罕遂回牒云，若果举邦昌，仰文武百官、僧、道、军民各亲书押字，日下等守以备册礼。时邦昌见在军前，独中丞秦桧独以状论列，谓邦昌辅相无状，不能立人臣之节，以释二国之难，不足以代赵氏，情愿乞押赴军前，而众人皆署名举邦昌。初邦昌奉使还阙，至城外军前留之。及是，粘罕送邦昌入城，及关而返，百官迓于南熏门，凡数千人，士庶往观凡数万人。邦昌入居尚书省，以朝臣一员同宿，直示不敢专。金帅劝进，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。谓王时雍等曰：『诸公怕死，又掇送一邦昌耶？虽暂假而归焉，可免祸。』次日，金国文字来，限三日立邦昌，不然，一城屠戮，都人震恐。三日金使来，促劝进，邦昌誓自死，或曰：『相公城外不死，今欲死，涂炭一城耶？』遂止。于是择日即皇帝位，邦昌恸哭，望金国拜舞受册宝。其词曰：『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，皇帝若曰，先皇帝肇造区夏，务安元元，肆朕纂承，不敢荒怠，夙夜兢兢，思与万国同格于治。粤惟有宋，实乃通邻；贡岁币以交欢，驰星轺而讲好，期于万世，永保无穷。今乃变誓渝盟，以怨报德，构祸怙乱，反义为仇，谲诈成俗，贪婪不已。加以肆行淫虐，不恤黎元，号令滋彰，纪纲弛紊。况所退者非其罪，所进者非其功，贿赂公行，豺狼塞路，天厌其恶，民不聊生，而又姑务责人，罔知省己。父既无道于前，子复无断于后，以故兴师命将伐罪吊民。幸赖天高听卑，神幽烛细，旌旗一举，都邑立摧。且天眷攸矚谓之大宝，苟历数改卜未或偷安，故用黜废以昭玄鉴。今者国既乏主，民宜混同，然念厥初诚非贪土，遂命帅府与众推贤。金曰太宰张邦昌，天毓疏通，神资叡哲，处位箸忠良之誉，居家闻孝友之名，实天命之有归，乃人情之所徯。择其贤者非子而谁？是用遣使诸官都部署、尚书左仆射、权金枢密院事韩昉等持节备礼，以玺册命尔为皇帝，以援斯民，国号「大楚」，都于金陵。自黄河以外，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，永作藩臣。贡礼时修，尔勿疲于述职，问音岁致我，无缓于忱诚。于戏！天生烝民，不能自治，故立君以临之。君不能独理，故树官以教之。乃知民非后不治，后非贤不守，其于有位可不慎欤！予懋乃德嘉乃丕绩，日慎一日

，虽休勿休，钦哉！其听朕命。』邦昌受册讫，进辇却弗御步升殿，于御床西侧别置一椅坐，文武立班，贺传指挥云『本为生灵，非敢窃位，其勿拜。』王时雍率百官遽拜。

先是，金师送邦昌入城时，邦昌坚不肯立，久之，百官有进言于邦昌曰『相公且权，他日相公为伊吕，为王莽，皆在相公处之。』邦昌乃勉强从之，曰：『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。』邦昌既立，二帝在营中闻之曰：『邦昌若誓以死节，则社稷增重。今尸君之位，犹且庶几，但所倚至重，既立异姓，则吾事决矣。』因泣下沾襟。明日臣下有进诗者曰：『伊尹定归商社稷，霍光终作汉臣邻。』太上且读且骂曰『待其归商兴汉，则吾已在龙荒之北矣，不达世机，犹有如此者。』金人既立张邦昌，乃以二帝北行。斡离不同上皇由河北路，粘罕同少帝由河东路，俱约会于燕京。时同行者有太上皇后郑氏，皇后朱氏，皇太子谌，及其余妃嫔子女宗族凡四百七十余人。当时检视库藏所得，绢五千四百万匹，大彩段子一千五百万段，金三百万锭，银八百万锭。邦昌御天子法驾，缟素出城，率百官北望恸哭，遥送二帝，乃易赭袍张红盖，饯别斡离不、太子粘罕国相二人而返，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。

初金人括金不已，邦昌为请乃罢。邦昌每日于迎阳门上，设常礼毕，与执政侍从以上对坐议事，语则称名字，遇金人至，则遽易服。卫士曰：『伶官往日作杂剧，每装假官人，今日张太宰作假官家，金人贵者。』邦昌向在军前，鞠躬俯伏不暇，至是皆列拜阶下。邦昌辞让，则曰：『陛下不受臣拜，见元帅必死。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。』金人既班师，邦昌乃迎元佑皇后垂帘。邦昌僭位，首尾三十三日，不御正殿，不受常朝，不山呼，见群臣称予不称朕，旨称面旨，由内降只曰中旨，宣示四方则曰宣旨，手诏则曰手书。至于禁中诸门，悉緘锁，题以臣邦昌谨封。会康王入于归德，邦昌劝进，康王在归德即位，是为高宗。宋国复兴，而贬邦昌于潭州，赐死。

初，徽宗与斡离不同行，初见席地坐定，斡离不遣王讷译奏帝云：『自古圣贤之君，无过尧舜，犹有揖逊，归于有德，历代革运底事，想上皇心下煞理会得。本国比取契丹，所得妃嫔儿女，尽配诸军亢赏。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，今尽令儿女依旧相随，服色官职一皆如故。』因劝酒曰：『事有远近，但且放心，必有快活时。』帝致谢曰：『当日为兄弟，今日为囚虏，岂非运数？尚赖太子保佑，全活千口。近尝求代嗣子远朝大国，望为主张。』斡离不曰：『上畔未肯。』帝曰：『两朝主盟，惟佞获罪，非将相之过，故请以一身仰答天谴，愿不及他人。』斡离不曰：『此意甚好。』于是酒五行，斡离不面请王婉容位帝姬与粘罕次子作妇，许之燕王，以乏食死于途，殓以马槽，犹露双足。上皇伏而哭之，哀甚。曰『吾行且相及。』时执兵虏人，亦皆泣下。帝与

翰离不指曰：『此上皇故臣郭药师、张令徽参见。』二人皆再拜，令徽即退，药师独叩马跪奏曰：『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，向在燕京死战数回，力不能胜，遂归金国，有负上皇恩德。』言讫泪下。又再拜帝曰：『天时人事，理合如此，但当日欠一死耳。』药师退，翰离不曰：『药师煞忠于南朝。』帝曰：『药师豢养过厚而未尝收功，卒贻大祸。』翰离不曰：『此人不忠于天祚，则必不忠于南朝。』帝曰：『是』。是时，武臣曹勋侍行，帝拆御衣写字置领中曰：『可便即真来救父母。』并押记九字，付勋使遁，归遗康王。训诰丁宁，且嘱且泣曰：『无忘吾北行之苦。』又以拭泪白纱手帕子付勋曰：『见时深致我思念，泪下之痛，父子未期相见，惟早清中原，速迎父母。此外吾不能多致语言，气已哽吾脰故也。俟到燕山尔乃去。』又曰：『如见王，但奏，有可清中原之谋，悉举行之，无以予为念。』道过尧山县，有燕人百余人，守上皇所乘车曰：『上皇活燕民十余万人，我辈老幼，感恩不已，愿识天表。』左右以奏，上皇为揭帘见之，皆罗拜曰：『皇帝活燕人十余万，阴德甚多，即见回銮，不须懊抱。』上皇曰：『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？吾获谤不少，今困厄反甚于汝辈无食时，岂非天也？』燕人各嗟惋而去。至真定府，上皇乘马，与翰离不并骑，入门前有引旗，写太上皇帝府中，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。翰离不请看打球，侍中刘彦宗具传翰离不之意，跪奏云：『久闻上皇圣学甚高，愿乞一打球诗。』其请颇恭。上皇曰：『自城破以来，无复好怀。』遂作一诗，写付彦宗。彦宗捧读称叹，即与翰离不又番语似讲解其意，翰离不点头，令讽诵数过，乃起谢，上皇亦谢其恭也。

时金人以长木为障，障外有兵，每数一窍，容人看外，外亦窥内。间语曰：『南家有兵到某所矣。』次又曰：『主上提兵一万，在河北，每金人车马过河，即夺去，大军所以未敢离此。』语讫，即故视左右，如金人傍来之状，若有畏而不敢留者。众皆喜，以为不日救至。复有病人卧于墙下云：『西南有钱相公，兵四五十万来。』会天大风，乔贵妃制绛红袍备缓急。兵至，即以衣上皇为出奔之计。每十数日又作他语一新，后乃知为虏计，故欲缓上皇之意及愚众人，虏谋多此类。上皇所乘牛车，牛五头，两虏牵驾，不通华语，次显肃皇帝后，次厨传及本殿一行内人车，计行八百六十余里。自过浚州，即行生路，跋涉荒迥，旬月不见屋宇，车牛皆坏死，坏亦不补，至暮即严兵外守。每食，上皇及后共破一羊、粟一斗，诸王帝姬及合分，或四位破一羊，惟皇太后懿节皇后，别有馆伴二人，早暮必来瞻见圣容。乃退至真定府，方尽换牛乃行。

金天会五年五月，二帝至金上京，入朝晟于千元殿，封太上皇为昏德公，少帝为重昏侯，后遂移入五国城。初张邦昌之被杀也，晟闻之大怒，而高宗遣使者至金，密说契丹汉人令叛金为内应。晟得其书益怒，又令元帅府伐宋

，高宗走扬州。是时方遣娄室平陕西，诸将欲罢陕西兵，并力南伐，粘罕不可。于是娄室、蒲察帅师，绳果、婆卢火监战，平陕西，银术可守太原，耶律余睹留西京，粘罕会东军于黎阳津，进兵至东平。宋知济南府刘豫以城降，离速乌林答大欲追高宗于扬州。帝前一夕渡江，以书请存赵氏社稷。

先是，帝尝致书元帅府，称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，至是乃贬去大号，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。是时挾懒、兀术、拔离速等分道南伐，兀术之军渡江，追帝入于杭州，官守皆逃去，遂取杭州。帝入海，金兵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，弗及。兀术还自杭州，遂取秀州、平江趋镇江遇宋将韩世忠。

●卷四

兀术率兵北还，将趋镇江，宋将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，邀兀术，将战，世忠伏兵金山庙中以俟，兀术红袍玉带果来覘，伏发，坠马，几得之，驰而脱去，既而战数十合，兀术大败，获其婿龙虎大王。兀术不得济，遣使愿还所掠假道，世忠不从。遂至镇江溯流西上，世忠袭之，兀术循南岸，世忠循北岸，且战且行，世忠大舰数倍兀术军，出兀术军前后数里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。世忠以轻舟挑战，一日数接，将至黄天荡。兀术乃因老鹳河故道，开三十里通秦淮，一日一夜乃成，兀术乃得至江宁。挾懒使移刺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兀术，乌林答大欲亦以兵来会。兀术发江宁将渡江而北，兀术军渡自东，移刺古渡自西，与世忠战于江渡。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，将左右掩击之。世忠舟皆张帆，兀术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，世忠舟上帆皆焚，烟焰满江，世忠不能军，追比七十里，舟军歼焉，世忠仅能自免。兀术渡江北还，每遇亲识，必相持泣下，诉以过江艰危，几不免。挾懒时在潍州，遣人谗之，且约再征江南。兀术惭，踌躇江上，未有进退之汁。会闻宋师出陕右，遂托言应之而西去。兀术既败，粘罕遣人诣刘豫问策。豫报曰：『韩世忠屯润州，当以轻兵从采石渡江可克也。』粘罕闻之，欲再议南伐，兀术曰：『江南卑湿，今士马困惫，粮储未丰足，恐无成功。』粘罕曰：『都监务偷安尔。』乃使挾懒率师至瓜州而还，攻宋之议遂罢。

是时金兵分三路，一路陕西，一路山东，一路江南。兀术江南军也，挾懒在山东，娄室在陕西，凡自江以北地皆入金。金既尽有中原之地，于是粘罕建议，请立君如张邦昌者，以镇之。初尝欲举此未行，至是挾懒力举刘豫。豫，宋臣，以济南府降者也。初，挾懒久驻滨潍，豫事之甚善，尝许立豫。而云中留守高庆裔，亦与豫通，庆裔，粘罕腹心，亦首劝粘罕立豫。豫乃以重宝阴赂粘罕，粘罕佯使高庆裔至山东，访求贤人可为君者，民间莫敢言，皆曰：『愿听所举，不知贤者为谁。』庆裔露意属豫，乃共举之。状上，粘罕复令人问

豫可否，豫诡辞，乞立张孝纯。孝纯，宋大元帅也，败降在金。粘罕曰：『我当遣孝纯辅尔。』于是晟遣使者以玺绶立豫，册文曰：『维天会八年，岁次庚戌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，皇帝若曰，朕闻公于御物，不以天位为己私，志在救民。乃知王者为通器，威罚既已殄罪，位号宜乎授能。乃者有辽，属运颠危，数穷否塞，获罪上帝，流毒下民。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黔黎，举白旄而誓师众；妖氛既扫，区宇式宁。越有宋人来从海道，愿输岁币，祈复汉疆，武元皇帝方务善邻，即从来议。岂期天方肇乱，自起衅阶，阴结叛臣，贼虐宰辅，鸩集奸慝，扰乱边陲，肆朕纂承仰循先矩，姑存大体，式示涵容。乃复蔽匿逋逃，夸大疆域，肆其贪狠，自起纷争，扰吾外属之藩邻，取其受赐之乡土，因彼告援，遂与解和。终无听从，巧为辞拒，爰命将帅敦谕盟言，许以自新，全然不改，偏师傅汴，首罪奔淮，嗣子哀鸣，请复欢好，地画三镇，誓卜万年，凡有质委，悉同父约。既而官军未退，夜集众以犯营；誓墨未干，密传檄而坚壁。私结人使，阴起事端，以故再遣师徒，诘兹败类，又起画河之议，复成款战之谋。既昧神明，乃昭玄鉴，京城摧破，鼎祚沦亡。无并尔疆，以示不贪之德；止迁其主，用彰伐罪之心。建楚新封，守宋旧服，不料懦弱，难胜重任，身为退让，反陷诛锄。御命出和，已作潜身之计；提兵入卫，反为护己之资。忍视父兄甘为俘虏，事务虽济人岂无情。方在殷懣乐于僭号，心之幸祸于此可知。乃遣重兵连年讨捕，始闻远窜越在岛夷，重念斯民乱而无主，久罹涂炭未获昭苏，不委仁贤孰能保庇。谕尔中奉大夫、京东、京西、淮南等路安抚使、兼诸部路马步军都总管、知东平府、节制大名府、开德府、濮、博、滨、棣、德、沧等州刘豫，夙擅敢言之誉，素怀济世之纔，居于乱邦，生不偶世。百里虽智，亦奚补于虞亡；三仁至高，或愿从于周仕。当奸贼扰攘之际，愚民去就之间，举郡来王，奋然独断，逮乎历试，厥勋克成。委之安抚德化行任之君牧，狱讼理付之总戎，盗贼息专之节制，郡国清况有定衰救乱之谋，安变持危之策。使民无事，则橐弓力穡；有役则释耒荷戈。罢无名之征，废不急之务。征隐逸，举孝廉，振纲纪，修制度，省刑罚而去烦酷，发仓廩而息虫螟，神人以和，上下协应。比下明诏询考輿情，列郡同辞，士心仰戴，宜即始归之地，以昭建业之光。是用遣使留守西京，特进检校太保、尚书右仆射、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、上柱国、广陵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高庆裔，副使金紫崇禄大夫、尚书礼部侍郎、知制诰、护国、南阳县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韩昉备礼以玺绶宝册，命尔为皇帝，国号大齐，都于大名府。世修子礼，永贡虔诚，付尔封疆，并从楚旧，更须安集自适攸居。尔其上体天心，下从民欲，忠以藩王室，信以保邦圻。惟天难谏，惟命靡常，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尔其勉哉，勿忽朕命。』豫以藩王礼见使者，粘罕等议以为未称。吴乞买乃下令

曰：『今立豫为子皇帝，既为邻国之君，又是大朝之子，其见大朝使者，惟始见躬问起居与面辞，有奏则立，其余并行皇帝礼。』

豫都大名，仍号北京。置丞相已下官，赦境内。复自大名还居东平，以东平为东京，汴州为汴京，降宋南京为归德府，降淮宁、水昌、顺昌、兴仁府俱为州。张孝纯等为宰相，妾钱氏为皇后，钱氏宣和内人也，以辛酉为阜昌元年，以其子麟为尚书左丞相、诸路兵马大总管。宋人畏之，待以敌国礼，国书称大齐皇帝。豫生景州，守济南，节制东平，僭位大名，遂起四郡强壮为云从子弟，应募者六十人。时有百姓醉酒，骂曰：『你是何人？要作官家，大宋何负于尔？』豫斩之。沧州进士邢希载上言有大利害，乞见豫，既召到，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，不然结好西夏为援。豫榜于市云，上国闻之，与生灵为害不细，斩首号令。豫三年四月迁都于汴。及蒲路虎定陕西，吴乞买以其地悉赐豫。伪太常博士祝简进《迁都赋》，又进《国马赋》其大略曰『蠢尔蛮荆，弗宾弗降；固将突骑长驱，不资一苇之航』。豫赐书褒答，减二年磨勘，有西京兵士，卖玉注碗与三路都统。豫疑非民间物，勘鞠之知？得于山陵中，遂设河南淘沙官，发山陵。

四年二月，葬其母于东平，仪仗一如朝廷礼，但所标揭皆田家村姬之衣。学士院马定国进《君臣名分论》，其言指斥南宋尤甚，豫批定国转一官。豫下诏诬污宋朝，其略曰：『朕膺受天命，抚治中原，永惟吴越、巴蜀、江湖、岭海皆定。议一统之地，悯其沦陷，不忍用兵，且冀久自悔艾，稍能革其不道，故为之请于大金，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。岂图怙恶不悛，蔑弃大德，乃敢伪通使聘，密图吞噬，先乘不备之隙攻劫汝、颍，后举乌合之众侵掠邓、襄。妄肆蜂虿之毒，有取燕云之谋，若尚加含忍，则南北生灵何有休息安泰之期？是用提督大军，直捣僭垒，播告天下，明体至怀。』豫引兵与宋师迎战，豫兵屡败。继闻宋帝亲征，兀术诡示渡江之形令军宵遁。

盖豫立六年而吴乞买死，吴乞买初立时，凡事皆因女真旧俗而已，及得燕京，用左企弓等，始学中国，置中书省、枢密院于广宁府，而国中宰相自用女真，官号所谓勃极烈者是也，或三人、或四人，无定员，盖蕃汉制并用。其后省移平州，又并燕京，谓之汉宰相，专治汉地，凡选授调发租税，皆得自决。时则有汉人刘彦宗、时立爱知枢密院事，彦宗死，韩企先代，三人皆辽臣也。彦宗有治剧纒，亦尝总戎南伐。而企先号通经史，吴乞买尤特任之。企先乃为吴乞买斟酌前代故事，立制度，而女真从是有文章、礼乐矣。吴乞买之既执辽君也，遂建干元殿于上京，受朝，上京即海古之地，金之旧土也。国言金，曰按出虎，以按出虎水源于此，故名金源。建国之号，盖取诸此。初兴，称为内地，其山有长白山、青岭、马纪岭、完都鲁山，水有按出虎水、混同江、来流

河、宋瓦江、鸭子河。北为国本，高丽在其东南，凡去高丽二千三百里。金袭辽制，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，是为十九路。所谓五京者：一曰上京，在会宁府，今女真之地；二曰东京，在辽阳府，即辽故城；三曰北京，在大定府，即古高丽三韩之地；四曰西京，在大同府，即云中；五曰南京，即燕山。又有得于辽者曰咸平路，亦故高丽铜山，而吴乞买南攻宋，后得河北东路、河北西路、山东东路、山东西路、大名府路、河东北路、河东南路、京兆府路、风翔路、鄜延路、庆原路、临洮路凡十三路。其间惟河北自取，余皆以封楚，楚灭封齐，而大略皆属金，据金之所得合五京十三路，共十九路。盖上京一路，是女真故地。东京、北京、西京、燕京、咸平五路得于辽，自汴京以下十三路得于宋，此金建国之大略也，其余所统部族尤多。

金之立国，东邻高丽，西邻西夏而南邻于宋。吴乞买之时，夏与高丽皆入臣，夏王李干顺，高丽王王楷也。初二国在辽时，皆为一国，阿骨打初起时，皆优容之未得通问，至是始皆以事辽之礼事金，岁修朝贡，因吴乞买以始遂不绝矣。吴乞买死时，年六十一岁，是为金太宗也。

初，吴乞买与阿骨打及其弟斜也三人皆同出，阿骨打起兵，吴乞买常居守在内，斜也尝统军在外，俱于国有大功。阿骨打约兄弟相传，各为国王而递传其子孙。吴乞买常欲立斜也，故以为谮班勃极烈。及斜也先死，吴乞买有子十四人，意欲遂立其子，弃先约而未有所定，于是谮班久虚不封。而阿骨打有嫡孙曰合剌当立，粘罕、兀室、干本等皆以为言，吴乞买不能夺，遂以谮班封合剌，盖自粘罕发之也，国名曰合剌，汉名曰亶。及粘罕晚岁专国事，骄甚，恒有自立心，而兵柄皆在粘罕，吴乞买不能制，拱手听之。粘罕驻师云中，吴乞买立国广宁，时称曰东朝廷、西朝廷。及吴乞买死，近属争立，而粘罕已解兵柄入朝，适用他将代帅。于是合剌得立，是为金熙宗亶，亶既立，犹称天会十三年。

是年四月，宋太上皇崩于五国城，年五十有四。始改女真官皆为汉官，立三省、枢密院，余皆同中国，而革去勃极烈不用。亶初忌粘罕、兀室二人握兵权重，吴乞买有长子曰宗盘，阿骨打有庶长子曰干本，皆有欲封谮班心，于是皆以为领三省事，以夺其兵权，而绝其觊立之心。由是诸人大失望，高庆裔、萧庆皆在军中，俱粘罕腹心也，乃悉罢为三省官，而用挾懒、兀术为元帅。

先是刘豫于粘罕、高庆裔每岁皆有厚赂，而蔑视其它诸将，亶既立，即诏豫称臣勿称子皇帝。初豫之立也，金欲因豫以伐宋，以豫立，尝为其子请立太子，吴乞买不许，曰：『若与我伐宋，有功则立之。』于是麟连岁帅师南寇，皆无功。至亶既立之二年，豫欲攻宋，恐金不肯助，遂妄言宋将侵淮，遣使乞兵于金。金诸将恶豫，令自往，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。于是豫发乡兵三十

万，号七十万，分道南向，皆伪胡服以诈为金兵，及遇宋将杨沂中战，刘猷先大败，挺身走，刘麟亦溃，齐兵大恐。初金已厌豫而畏粘罕，不敢废之，及粘罕罢兵柄，豫又败，亶乃责问豫。

初宋使王伦以通问两宫，至金一留数年，久困不得志，乃倡为和议求归，金亦欲与宋和，未有使闻，伦言不信。曰：『此非江南情实，特汝自为此言耳。』伦曰：『使事有指，不然何敢？』挾懒乃遣伦归言，和议绍兴，皇帝大喜，使伦复至金，请上皇之丧。因使说挾懒曰：『河南之地，上国既不自有，与其封刘豫，曷若归之赵氏？而金亦议废豫矣。』时豫适条具宋欲进取事迹来告，亶乃俾以齐兵权听金国节制，悉令调发越陈、蔡、汝、颍之间，佯若伐宋，而实以图豫。使挾懒、兀术召刘麟单骑河头议事，执之，遂执豫，以一羸马载之而去。废豫诏曰：『敕行台尚书省，朕丕席洪休，光宅诸夏，将俾内外，悉登成平。故自蜀河以南，割为邻壤之界，灼见先帝举合大公，罪则遄征，固不贪其土地，从而变置，庶共抚其生灵。建尔一邦，迨今八稔，尚勤兵戍，安用国为？宁负尔君，无滋民患，已降帝号，列爵王封，罪有所归，余皆罔治。将大革于弊政，用一陶于新风。勿谓夺蹊田之牛，其罚已甚，不能为托，子之友非弃而何？凡尔臣民当体至意。』豫既废，挾懒恐齐乱，乃使小番扬言，齐王虐民，命废之散乡军敲杀貌事人，教你百姓快活，你旧主人少帝官家在此。民心于是稍安。

豫之废也，有马四万二千，汴京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，有绢二百七十万匹，有金一百二十万两，有银六千万两，有粮九十万石，方州不在此数。豫宫嫔百余人，妊身者九，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，父子皆外示节俭，而内为淫佚。多以献女献妻得差遣，如侯湜为长葛令，有入己赃万余缗，事发知不免，以女进豫，豫以为使功不如使过，升湜为金牌天使，宣传抚问陕西，其污淫有至于此。在位八年，割剥百姓，下至倡优，无一日不纳官钱者。豫伪后钱氏，宣和间出宫，后为贼所掠，卖身，与豫为针线婢，故宫廷事，豫皆取法于钱。

先是，邢希载、毛澄之徒，皆说豫阴通南朝，共雪国耻，豫斩之。至是废迁相州，留钱五百万，命道士醮荐之。豫既受废，即上表陈谢，与麟俱迁临潢府。豫称号凡八年，豫既废，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汴，以故齐宰相张孝纯权行台大丞相，而挾懒、兀术乃在河南。明年，改元天眷元年，宋使王伦复至请地，挾懒与宗盘、宗隽遂合议，以齐地与宋。

●卷五

挾懒与宗盘、宗隽既合议以齐地归宋，诸酋不肯。或曰：『我以地与宋，必德我。』或曰：『我俘宋人父兄，怨非一日，若资以土地，是助仇也，何德之有？宜勿与。』然三大酋竟以河南、陕西地归宋，以张通古为使使宋。名

曰：『诏谕江南使。』宋帝欲南面，而使通古北面，通古骄甚，曰：『大国之卿，当小国之君。天子以河南、陕西赐之宋，宋约奉表称臣，使者不可以北面。若欲贬损使者，使者不敢传诏。』遂索马欲北归，帝乃西面受诏，拜起若臣礼焉。通古使还，闻宋置戍河南，谓宋伴韩肖胄曰：『天子裂壤地益南国，南国当思图报大恩，今辄置守戍，自取嫌疑，若兴师问罪，将何以为辞？江左且不可保，况河南乎？』肖胄以闻高宗皇帝，遂命罢戍。通古具以白干本，且曰：『及其部置未定，当议收复。』干本喜曰：『是吾志也。』于是有复取河南之议。

明年，宋使王伦来遗金器千两，银器万两，迎道君皇帝梓宫，及请韦太后与诸王妃、公主南归，而挾懒适以谋反属吏。金之执事者，阅我国书不书其国中年朔及岁币，状内称礼物不称职责，于是金君亶使人责问伦曰：『汝但知有元帅，岂知有上国耶？』遂留伦不遣。初，割地之议，实自挾懒始，而促成于宗盘、宗隽二大酋。地既归宋，亶恒有悔心，及亶既任兀术，兀术乃言挾懒实受宋赂，而以河南、陕西地与宋，愿诛挾懒复旧疆。会有王告挾懒者，于是以兀术为太子都元帅，往燕京，诛挾懒，挾懒南走，将亡入于宋，追而杀之。挾懒临刑谓兀术曰：『我死之后，祸又及尔辈。』亶先与兀室谋诛宋王宗盘、兖王宗隽、虞王宗英、滕王宗伟，而粘罕亦以罢兵，悒悒而死，故挾懒有是言也。挾懒既诛，于是兀术大议南伐，群酋皆曰：『构蒙再造之恩，不思报德，祈求无厌，今若不取，后恐难图。』亶曰：『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乎？』遂使兀术复河南，乃举国中之兵，集于祁州，元帅府分四道南征。聂黎孛堇出山东，撒离曷侵陕西，李成侵河南，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，与孔彦舟、酈琼抵汴。兵至宋东京，东京之留守孟庾不敢战而出降，东京破，兀术驻焉。遣其裨将一人，攻南京，南京之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赴会，遂被执，而金将鼓吹入城，南京复破，河南遂悉归金，时金之天眷三年也。兀术所与将者，李成、酈琼、孔彦舟皆宋之群盗也，以应募积功为军官，后皆归刘豫，豫灭归金，而兀术用以取河南。撒离曷自河中渡河，疾驰至长安，长安既陷，陕西州县所至迎降。既而，撒离曷西至顺昌府，为宋刘锜兵所败。驰诣东京告急于兀术，兀术互责诸将用兵之失，众曰：『今者南兵非昔之比，国王临阵自可见。』兀术见其城陋，谓诸将曰：『彼可以靴尖趯倒耳。』及明日战，乃大败，兀术大惭，卧军中两日不敢出，已而，鞭其将吏，径引其兵还汴，然不久陕西亦复入金。于是亶以挾懒割地之罪，遍告河南、陕西诸郡曰：『非朕一人与夺食言，盖恩威弛张之间，有不得已使者，所至则以兵随焉。』

兀术既复得河南、陕西，而宋将岳飞来争所失地，兀术提兵与飞战，连败于飞，飞兵至朱仙镇，距东京纔四十五里。而秦桧在宋主和议，召飞还，并召

诸将之与金战者皆班师。杨沂中还镇江，刘光世还池州，刘锜还太平州，张浚还建康。罢宣抚司，尽收其兵隶御前，遇出师时，临时取旨，于是飞所争州郡复归金矣。兀术自顺昌失利，遂保汴京不出，签蕃汉军十余万以谋再举。

皇统元年，兀术请于直，乞取江南，兀术至淮遇刘锜隔河而阵，锜会杨沂中共击兀术，兀术不得前。而宋绍兴皇帝与丞相秦桧皆恐，不敢与金战，乃签书乞和。兀术乃以便宜，画淮为界而和，兀术引兵归。大宋绍兴皇帝为书以盟，名曰『誓表』。其词曰：『臣构言，今来画疆，合以淮水中流为界，西有唐、邓州割属上国，自邓州西四十里、并南四十里为界，属邓州。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，为敝邑。沿边州城，既蒙恩造许备藩方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，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。自壬戌年为首，每春季差人搬送，至泗州交纳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是殛，坠命亡氏，踏其国家。臣今既进誓表，伏望上国早降誓诏，庶使敝邑永有凭焉。』于是，金君奭乃以袞冕、圭宝、佩璲、玉册册绍兴皇帝为『宋帝』。其册文曰：『皇帝若曰，谕尔宋康王赵构不吊，天降丧于尔邦，亟渎齐盟，自貽颠覆，俾尔越在江表，用勤我师旅，盖十有八年。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？今天其悔祸，诞诱尔衷，封奏狎至，愿身列于藩辅。今遣光禄大夫、左宣徽使刘等，持节册命尔为帝，国号宋，世服臣职，永为屏翰。呜呼钦哉，其恭听朕命！』又归韦太后及太上皇郑太后、故妃邢氏三丧于宋，而以臣宋告其国中。赐兀术人口、牛、马各千，驼百，羊万，仍定每岁宋岁币内给银绢二千两匹。当是时，故辽君耶律延禧、齐刘豫与宋少帝皆在金国中，独宋太上皇已崩。于是奭增封辽君为豫王，豫为曹王，而称太上皇为天水郡王，少帝为天水郡公。

初，兀术再伐江南，以酈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，召至军中，与计事。琼曰：『琼尝从大军南伐，见元帅国王攻战矢石之间，而南帅当战，必身居数百里外，谓之持重；或以虚文召军置将，谓之调发。幸一小捷，则露布飞驰，以为己功，敛怨将士，纵或亲临，亦必先遁。又国政不纲，微功厚赏，大罪不诛，不亡亦已幸矣。复何振起之有哉？』众以为确论。元帅指兀术也。及兀术问琼以江南成败，谁敢相拒者。琼曰：『江南军势怯弱，皆败亡之余，又无良将，何以御我？颇闻秦桧当国用事，桧老儒，所谓亡国之大夫，兢兢自守，唯颠覆是惧，吾以大军临之，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，将哀鸣不暇。』琼，故宋太学生，从宗泽为裨将，泽死，自将万余在淮上，宋以为楚州防御使，叛归齐，齐亡入金。

方兀术之兵至淮上，阻于刘锜，兀术欲求和罢去，宋使洪皓在燕山密奏宋朝言，金国已厌兵，势不能久，异时以妇随军去不敢攘矣。朝廷不知虚实，卑词厚币，未有成约，不若乘胜进击，再造犹反掌耳。兀术恐宋败和议，乃以书

抵秦桧曰：『尔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必杀岳飞而后和。』于是秦桧使张俊构成飞罪，下狱赐死。飞志慷慨，以必取中原为念。幼饮酒至数斗，绍兴皇帝尝戒之曰：『卿异时到河朔，乃可饮酒。』遂绝口不饮。帝欲为飞营第，飞辞谢曰：『金虏未灭，臣何以家为？』洪皓在虏中，闻飞死，蜡书驰奏，以为虏所大畏服者惟飞，至以父呼之。诸酋闻其死，至酌酒相庆。皓留金凡十五年，始得归，惟留王伦、宇文虚中不遣。虚中初以吴乞买时奉使，吴乞买颇爱虚中有纒，官虚中，乃受之，与韩昉辈俱掌词命。洪皓至金，见虚中，甚鄙之。虚中于晝时，书阿骨打『叡德神功碑』，为金紫光禄大夫。虚中恃纒轻肆，好讥讪人，凡见女真人，辄以矿卤目之，贵人达官，往往积不能平。虚中尝撰宫殿榜署，恶虚中者■〈才适〉其字以为谤讪，后有人告虚中反，治无状，乃以虚中家图书为反具。虚中曰：『死自吾分，至于图籍，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。高士谈图书，尤多于我家，岂亦反耶？』遂并杀士谈。而晝亦以王伦为平州路转运使，伦已受命，复辞逊，晝曰：『此反复之人也』，遂杀之。晝亦颇读《论语》及五代、辽史诸书，然性嗜酒，与近臣饮，或继以夜，宰相入谏，辄饮以酒，曰：『知卿等意，今既饮矣，明日当戒。』因复饮。直天性好杀，末年尤甚。初与兀室谋诛阿骨打、吴乞买二人子孙殆尽，而兀室终亦不免于诛，而岐王亮变作。

初晝无子，其妻裴满氏尝生子而夭，兀术既没，裴满氏有宠干政，颇掣制，宜不得他幸。晝时畜怒，纵酒手刃杀人。岐王亮者，左丞相也。阿骨打庶长孙，本名勃烈汉，言其貌类汉人，好读书延接儒生，而为人残忍任数，外宽内深。方晝之疑忌好杀也，群臣莫能自保，亮自以其父为阿骨打长子，遂亦欲得立，时为尚书左丞，召对语及阿骨打创业艰难，因呜咽流涕，晝以为忠，拜右丞相兼都元帅。会裴满氏遣人礼赐亮生日，晝不悦。未几，杀裴满氏，又杀诸妃乌古论氏、夹谷氏、张氏、裴满氏。群臣震恐，亮因此遂谋弑，逆结寝殿小底人，共矫诏开门以入，弑晝，晝死时年三十一。于是群小共立亮，而诈传晝令，召诛大酋之用事者而杀之，而降封晝为东昏王。

亮之初立，是为天德元年，群臣上尊号曰『法天膺运叡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』。宋、高丽、夏皆相继来贺。宋使将还，亮以玉带附遗宋帝，使谓宋帝曰：『此带卿父所常服，今以为赐，使卿如见而父当不忘朕意也。』使退，秘书郎张仲轸曰：『此希世之宝，可惜轻赐。』亮曰：『江南之地，他日当为我有，此置之外府耳。』亮杀吴乞买子孙七十余人，粘罕子孙三十余人，诸宗室五十余人，而其庶祖母萧氏，及自丞相以下大臣被诛戮者，尤不可胜纪。亮为人善饰诈，初为宰相，妾媵不过三数人，及践大位，逞欲无厌，以徒单氏为皇后，大氏为第二娘子，萧氏为第三娘子。蒲蔡氏者，宗室之妇也，丧夫寡居。亮

先欲取之未得，及篡位方三日，即纳为妃。蒲察先生一女，亮复与乱，蒲察怒批女颊骂亮，亮杀之。又有唐括氏，有容色，其夫为节度使，亮旧尝与通，因传语之曰：『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，能杀汝夫，以从我乎？』唐括曰：『少时丑恶事已可耻，今儿女已成立，岂可为此？』亮闻之，使谓唐括，汝不忍杀汝夫，我将族灭汝家。唐括大恐，乃以子为辞曰：『彼常侍其父，不得便。』亮即召其子为符宝候。唐括不得已，乃缢杀其夫，亮诈哀之，即纳唐括宫中，为娘子，大爱幸，许以为后，每同辇游瑶池，诸妃步从之。亮嬖宠愈多，唐括希得见，一日独居楼上，亮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，唐括望见，号呼求去，诅骂亮，亮阳为不闻而去。唐括故与家奴通，至是复使人调家奴，奴识其意，笑曰：『妃今日富贵忘我耶？』唐括乃以亵衣置篋中，使于宫门上出入，阍者搜之，得亵衣。唐括责阍者曰：『我天子妃，亲体之衣，尔故玩视何也？我且奏之。』阍者自是不敢复搜，唐括乃使人以篋盛奴，载入宫中，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间，十余日遣出，事泄，亮遂使唐括自尽，奴伏诛。又有丽妃石哥者，唐括之妹，其夫亦为秘书监。亮私之，欲纳宫中，夫难之。其母曰：『岂以一妻杀其身乎？』夫不得已，与其妻相持恸哭而别。又昭妃阿懒，亮叔鲁国王宗敏妻也。亮杀宗敏而纳之，大臣奏：『宗敏属近尊，行不可。』乃令出宫。亮杀诸宗室，释其妇女，皆欲纳之宫中。讽臣下白请行之，曰：『朕嗣续未广，此党人妇女，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，何如？』其下以为不可亮皆引之与为淫乱。又，寿宁县主斡离不女也，静乐县主兀术女也，师姑儿宗隼女也，皆从姊妹，混同郡君太傅宗本女也，再从姊妹，郕国夫人宗盘女孙，再从兄之女。惟寿宁县主寡，余皆有夫勃烈，悉与之私。凡妃主宗妇尝私之者，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。寿宁县主已色衰，亮尝讥其衰老以为笑。惟混同郡君及静乐县主之妹最宠，恃势笞决其夫，亮使其夫皆直宿护。谓混同郡君之夫曰：『尔妻年少，若尔而直宿，不可令宿于家，常令宿于妃位。』亮每于卧内遍设地衣，裸逐以为戏，凡宫人在外有夫者，皆分番出入。亮欲率意幸之，尽遣其夫往上京，妇人皆不听出外。常令教坊番直禁中。每幸妇人，必使奏乐，撤其帟帐；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；或妃嫔列坐，辄率意淫乱，使共观；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。凡坐中有嫔御，必自掷一物于地，使近侍环视之，他视者杀。诫宫中给使男子，于妃嫔位举首者，刷其目，出入不得独行，便旋须四人偕往。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，斩之。日入后，下阶砌行者死。告者赏钱二百万。男女仓卒误相触，先声言者赏三品官，后言者死，齐言者皆释之。亮白其母，欲纳其姊庆宜公主之女。母曰：『是儿始生，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，帝虽舅犹父也，不可。』其后卒纳之。当时亮所宠狎者，有秘书郎张仲轸，幼名牛儿，市井无赖，说传奇小说以为业，亮引之左右，以资戏笑。亮尝对仲轸与妃嫔褻渎

，仲轲但称死罪，不敢仰视。又尝令仲轲裸形以观之，侍臣往往令裸裎虽徒单贞亦不免。王之彰为秘书郎，罽珠偏僻，亮亲视之不以为褻。又有李通者，便僻侧媚，得幸于亮，尝劝亮伐宋。

●卷六

亮每有图宋之意。贞元二年正月，宋使朝辞，亮使人问之曰：『宋国几科取士。』对曰：『诗赋、经义、策论兼行。』又问『秦桧作何官，年今几何？』对曰：『桧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年六十五矣。』复谓之曰：『我闻秦桧贤，故问之。』贞元三年，改元正隆。正隆元年，群臣册亮为圣文武皇帝。

正隆三年，亮复使人谓宋使曰：『归白尔帝，事我上国，多有不诚。今略举二事：尔民有逃入我境者，边吏皆即发还，我民有逃入尔境者，有司索之往往托词不发一也；尔于沿边盗买战马二也。且马待人而后可用，如无其人，得马百万亦奚以为？我亦岂能无备？且我不取尔国则已，如欲取之，固非难事。我闻纳亡买马，皆尔国杨太尉所为，常因俘获问知其人无能为者也。』又曰：『秦桧已死，果否？』宋使对曰：『桧实死矣。陪臣亦桧所荐者。』又曰：『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时，何也？』宋使曰：『容陪臣回国一一具闻。』亮盖欲南伐，故先设纳亡、买马二事，而杂以他辞言之。

亮与张仲轲论《汉书》，谓仲轲曰：『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，今吾国幅员万里，可谓大矣。』仲轲曰：『本朝疆土虽大，而天下有四主。南有宋，东有高丽，西有夏。若能一之，乃为大耳。』亮曰：『彼且何罪而伐之。』仲轲曰：『臣闻宋人买马修器械，招纳山东叛亡，岂得为无罪？』亮喜曰：『向者梁瓌尝为朕言，宋有刘贵妃者，天下之绝色也，今一举而两得之，所谓因行掉手也。江南闻我举兵，必远窜耳。』校书郎田与信、右补阙马钦俱对曰：『海岛蛮越，臣等皆知道路，彼将安往？』钦又曰：『臣在宋时，尝帅军征蛮，所以知也。』亮又谓直长习失曰：『汝敢战乎？』对曰：『受恩日久，死亦何避？』亮曰：『汝料彼敢出兵否？彼若出兵，汝果能死敌乎？』习失良久曰：『臣虽懦弱，亦将与之为敌矣。』亮曰：『彼将出兵何地？』曰：『不过淮上耳。』亮曰：『然则天与我也。』既而曰：『朕举兵灭宋，远不过二三年，然后讨平高丽、夏国，一统之后，论功迁秩，分赏将士，彼必忘劳矣。』亮又尝与高怀贞各言所志。亮曰：『吾志有三：国家大事皆自我出，一也；帅师伐国执其君长，二也；得天下绝色而妻之，三也。』由是人知其志，争进谏说。李通揣知亮意，遂与张仲轲、马钦辈盛谈江南富庶，子女玉帛之多动之。亮信其言，以为谋主。

正隆四年，亮谓其下曰：『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，实不可不备。』于

是大告其国以伐宋事，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，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，仍括诸道民马而使，使分往上京、速频路、胡里改路、曷苏馆、临潢府、西南招讨司、西北招讨司、北京河间府、真定府、益都府、东平府、大名府、西京路，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，皆籍之。又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，督造兵器。时方建宫室于汴，又燕京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，皆赋于民，箭翎一尺至千钱，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，至于乌鹄狗彘无不被害者。亮意已决欲南，有祈宰者故宋之医官也，破汴后归金，以为太医使。上疏极谏，亮怒杀之于市。亮有嫡母，曰徒单氏，亦劝亮勿伐宋。亮弑之，弃其骨于水。

正隆六年，汴京成。亮谓宋使曰：『朕昔从梁王，尝居南京，乐其风土，帝王巡狩，自古有之，淮右多隙地，朕欲校猎其间，从兵不逾万人。况朕祖宗陵庙在此，安能久于彼乎？归告汝主，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。』是年四月，遣使二人使宋，亮谓其副王全曰：『汝见宋主，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，沿边买马、招致叛亡之罪，当令大臣某某来此，朕将亲诘问之，且索汉淮之地，如不从，即厉声诋责之，彼必不敢害汝。』亮盖使王全激怒中国，将以为南伐之名也。又谓其正使高景山曰：『回日以全所言奏闻。』全至宋如言诃斥。帝曰：『公北方名家，何乃如是？』全复曰：『赵桓今已死矣。』帝遽起发哀而罢。闻亮至汴，遂遣使贺迁都。亮使人就境上止之曰：『朕始至此，闻北方小警，欲复归中都，无庸来贺。』宋使乃还。于是大括天下，羸马官至七品，听留一马，六品留二马，余如品加留。并以旧籍民马，其在东者给西军，在西者，给东军。东西交相往来，昼夜络绎不绝，死者狼藉于道。其亡失多者，官吏惧罪，或自杀。所过蹂践民田，调发牵马夫役多死。先诏河南州县，所在贮粟以备大军，不得他用，而羸马所至，当给刍粟，无可给，有司以为请。亮曰：『此方比岁民间储蓄尚多，今禾稼满野，羸马可就牧田中。借令再岁不获，亦何伤乎？』及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，疫死者不可胜数，天下始骚然矣。亮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，富人有至六十匹者，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，仍令本家养饲，以俟师期。其臣，亮自为将，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，置都总管、副都总管各一员，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及都统制。府置诸军巡察使、副各一员，以太保奔睹为左领军大都督，李通为副大都督。亮以奔睹旧将故使帅诸军，以从人望，实便李通专其事。亮召诸将授方略赐宴，亮曰：『太师连年南伐，淹延岁月，今举兵必不如彼，远则百日，近止旬月，惟尔将士无以征行为劳，戮力一心以成大功，当厚加施赏。其或弛慢，刑兹无赦。』亮恐粮运不继，命诸军渡江，无以僮仆从行，闻者莫不怨嗟。徒单后与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、张浩左丞相、萧玉参知政事，亮以伐宋事问诸大臣，皆不敢对。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者，阿骨打时旧臣也。对曰：『不可。』亮不悦，谓思忠曰：『汝勿论可否，但

云何时克之。』思忠曰：『以十年为期。』亮曰：『何久也？期月耳。』思忠曰：『武元皇帝伐辽，犹且数年。今百姓愁怨，师出无名，江淮间暑热湫湿不堪久居，未能岁月期也。』亮怒，欲取刃杀之，思忠无少畏恐，复曰：『老臣历事四朝，位至公相，苟有补于国家，死亦何憾？』有顷，亮曰：『自古帝王，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。尔耄夫固不知此，汝子乙迭识书，可往问之。』思忠曰：『臣见武元皇帝取天下，此时岂有文字耶？臣年垂七十，更事多矣，彼乳臭子，安足问哉？』亮又问丞相张浩，浩不敢正谏，乃婉词以对，欲以微止亮，曰：『臣观天意，欲绝赵氏久矣。』亮愕然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对曰：『赵构无子，树立疏属，其势必生变，可不烦用兵而服之。』亮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。及亮至是将行，浩复曰：『诸将皆新进少年，恐误国事，宜求旧人练习兵法者以为千户、谋克。』而亮部已定，悉闻其言，乃杖之。当是时，祈宰谏而死，张浩进言被杖，思忠见疏，孔彦舟画策，先取两淮，他无及者。

初，亮遣施宜生往宋为贺正使，隐画工于中，即密写临安之湖山以归，亮令绘为软壁，而图已像策马于吴山绝顶，是时已自有南窥之意。及亮与幸臣梁汉臣游宫中，闻人唱柳耆卿《望海潮》曲，皆钱塘景物，亮问之曰：『适唱何调？』答曰：『《望海潮》。』梁汉臣曰：『此神仙词也。』时孔彦舟进木樨一株，亮喜。梁汉臣曰：『此花乃江南植，以为薪』。于是亮问朝中，谁曾往江南。梁汉臣曰：『有兵部尚书胡邻曾到。』遂召之首问钱塘，邻曰：『邻使江南，扬州琼花、润州金山、平江姑苏、钱塘西湖，尤为天下美，观其它更有多多美景，但臣迹不得到，只此数景，天下已罕，况于他乎？』亮闻之大喜，遂决意南征。

正隆六年九月甲午，亮衣橘红袍，乘金甲马，发自中州门出。明日，妃嫔皆侍其后，徒单氏与子光英俱送，宫中皆恸哭，亮亦掩泣。时兵号百万，毡帐相望，钲鼓之声不绝。正隆六年十月丁未，大军渡淮，至中流，亮拜而酹之，将至庐州，获白兔，亮大喜，以为祥。癸亥，亮至和州，百官表奉起居。亮谓其使曰：『汝等欲伺我动静耶？自今勿复来，俟平江南始进贺表。』是时，梁山泇水涸，先造战船不得进。乃命李通更造战船，督责苛急，将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，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，煮死人膏为油用之。遂筑台于江上，亮被金甲登台，杀黑马以祭天，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。召都督完颜昂、副都督蒲卢浑谓之曰：『舟楫已具，可以济江矣。』蒲卢浑曰：『臣观宋舟甚大，我舟小，而行迟恐不可济。』亮怒曰：『尔昔从梁王追赵构入海岛，岂皆大舟耶？明日汝与昂先济。』昂闻令，先渡江，悲惧欲亡去。至暮，亮使谓昂曰：『前言一时之怒耳，不须先渡江也。』亮又遣人召马钦，戒左右曰：『钦若言舟小，不可渡江，即杀之。』钦至，问曰：『此舟可渡江否？』钦曰：『臣得筏亦

可渡也。』明日，遣武平都总管阿邻武捷军、副总管阿撒率舟师先济，亮置黄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，两舟至南岸先败被获，亡一猛安军士百余人。亮遂还和州，于是尚书省遣人来报，葛王雍即位于东京，改元大定。

亮先此尝疑雍，遣人杀之不果，遂有是变。亮既得报，拊髀叹曰：『朕本欲平江南，改元大定，此岂非天乎？』乃出素所书大定改元事，以示群臣。遂召诸将谋北归，且分兵渡江。议定，李通复入奏曰：『陛下亲师深入异境，无功而还，若众散于前，敌乘于后，非万全计。若留兵渡江，车驾北还，诸将亦将解体。今燕北诸军近辽阳者，恐有异志，宜先发兵渡江，斂舟焚之，绝其归望，然后陛下北还，南北皆指日而定矣。』亮以为然。明日，遂趋扬州，过乌江，观项羽祠，叹曰：『如此英雄，不得天下，诚可惜也！』亮至扬州，使符宝郎耶律没答护神果军扼淮渡，凡自军中还至淮上无都督府文字皆斩之。乃出内箭饰以金龙，题曰『御箭』，系帛书其上，使人乘舟射之南岸。其书言宋国遣人焚毁南京宫室，招诱军民，今兴师问罪，义在吊伐，大军所至，必无秋毫之犯，以此招谕宋人。于是宋将亦纵所获金军士二三人，赍书数亮罪恶。亮得书，即命焚之。亮怒亟，欲渡江。部将有欲亡者，亮命众刃之。乃下令：『军士亡者，杀其蒲里衍；蒲里衍亡者，杀其谋克；谋克亡者，杀其猛安；猛安亡者，杀其总管。』由是军士益危惧。时宋诸援军皆至，亮愈不安，乃回扬州，召诸将约三日毕济，过期尽杀之。诸将相与谋曰：『南军有备如此，进有尽戮之虞，奈何？』其中一将曰：『杀郎主却与南宋通和，归乡则生。』众口一辞曰：『然。』亮有细茸等军，不遣临敌，专以自卫，诸将虽欲杀逆，而细军卫之严密，不得便益。因谓细军曰：『淮东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，我辈急欲渡江，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？』细军欣然，共请亮从之，于是细军去者过半。亮语统军者曰：『尔所将胜兵，我明日自点数，少必诛汝。』统军者自计兵亡已过半，亦恐诛，遂共谋弑亮。又雍新立，军中多怀去就决计于完颜元宜，元宜都统制使督众渡江者也。众将曰：『前渡淮者皆成擒矣。比闻辽阳新天子即位，不若共成大事，然后举军北还。』元宜乃约诘旦卫军番代即行事。元宜先给其众曰：『有令尔辈皆去马，诘旦渡江。』众皆惧，乃以举事告之，皆许诺。

正隆六年十月乙未黎明，诸将率众犯御营，亮闻乱，以为宋兵奄至，揽衣遽起，箭入帐中，取视之，愕然曰：『乃我兵也。』左右曰：『事急矣，当出避之。』亮曰：『走将安往？』方取弓，已中箭仆地。群将中一人先刃之手足，犹动，遂缢杀之。骁骑使大盘整兵来救，元宜出谓之曰：『无及矣。』乃止。军士攘取行宫服用皆尽，乃取大盘衣巾裹亮尸焚之。遂收尚书右丞相李通、浙西路副统制郭安国、监军徒单永年、近侍局梁琬、副使大庆山皆杀之。元宜

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，使使者杀亮太子光瑛于南京，诸军北还。

大定元年，雍立于东京，是为世宗。十二月至中都。二年，宋孝宗皇帝立。雍乃以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，而诏右丞相仆散忠义居汴节制诸将。雍曰：『彼若归侵疆，贡礼如故，则可罢兵。』忠义既至汴，乃使志宁以雍意为书，说宋将张浚。浚不肯还地，乃复书曰：『疆场之一彼一此，兵家之或胜或负，何常之有？当置勿道。』忠义乃休兵汴上不发以俟。

大定三年，金人复取宋所得陕西一十六州，忠义独与宋相持。宋人攻破灵壁、虹县，遂陷宿州。宿州者，金之积粮处也。志宁与宋人战，复得宿州。忠义以书责，宋复议和。凡画定四事：一叔侄通书之式；二唐、邓、淮、泗之地；三岁币银绢之数；四叛亡俘虏之人。宋枢密洪遵报书忠义曰：『泗州乃正隆渝盟之后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，至恐未能充其数。』宋使辞行，宋帝戒勿许四郡。及至金，胁以兵刃，大惧，乃许金。大定三年十一月，宋又使人至金，言礼物未备，请俟十二月行成。忠义以之奏雍，请定书式，且言宋书如式则许其入界，如其不然，势须遣还本国。复禀其主，若是往复，动经七八十日，恐误军马进取。雍答曰：『若宋人归疆纳币如故，可免奉表称臣，许世为侄国。』忠义乃复贻书告宋，宋不听。时宋以汤思退为丞相，思退力主和议，阴谕金人以重兵胁和。忠义乃移大军压淮境，遣志宁率偏师渡淮取四州，宋惧。

大定四年正月，宋相思退以书遗金，愿称侄国，不肯加世字。忠义执宋使，留军中。雍曰：『行人何罪？』令遣还。八月，雍促忠义进师，十一月又促之。于是宋稍一二如约，和议始定。宋世为侄国，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，国书仍书名再拜，不称大字。

大定五年正月，宋使至金，其书曰：『侄宋皇帝昶，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，修好齐盟。出于初议，中因曲见或为矛盾之言，致此数年，未讲衣裳之会，兹聆嘉报，不替旧欢，仰卫社之大忠，感睦邻之高谊，一遵要束，无复异同。』金覆书称叔大金皇帝，不名不书谨再拜，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，不用尊号，不称阙下。至是复修好如前矣。

●卷七

宋既与金和，复修旧好。其后海州捕贼八十余人，贼之兄为宋军官。雍闻之，谓其下曰：『宋之和好，恐不能久，其宿、泗间汉军，可以女真军代之。』参知政事魏子平曰：『誓书称，沿边州城，除自来合设置射粮军数并巡尉外，更不得屯军守戍。』雍曰：『此更代之军，非增戍也。』又，宋人于襄阳汉江上，造舟为浮梁者三。雍闻之，谓其下曰：『卿等度之，以为何如？』魏子平曰：『臣闻襄阳薪刍，皆于江北取之，殆为此也。』久之，果无他变。雍乃立令：『凡妄说边关事者，徒二年；告人得实者，赏钱五百贯。』

大定十年，宋使范成大至金，请山陵兼论受书礼。初，自亶讲和后，所定受书之礼，金使捧书升殿北面，立榻前跪进，大宋皇帝降榻受书，以授内侍。雍之初立，遣使诣宋报登位，伴使取书以进。及后来再和，循旧例，降榻受书毕，始复御座。至是孝宗欲削此礼，而难于遣使，遂因所请山陵而令成大口陈之。成大至燕，乃夜蔽帷秉烛密草奏，具言他日北使至，欲令亲王受书随复。奏曰：『两朝既为叔侄国，而受书礼未称，昨尝附完颜仲、李若川等口陈，久未得报，臣有奏札在此。』搢笏而出之，雍大骇，顾谓其宜徽副使韩钢曰：『有请当语馆伴，此岂献书处耶？自来使者，未尝敢尔厉声。』令绰起者再三，成大不为动。再奏曰：『奏不达，必宁死于此。』雍怒，拂袖起，左右掖之坐。又厉声曰：『教拜了去。』钢复以笏抑成大拜，成大跪如故。雍曰：『何不拜？』成大曰：『此奏得达，当下殿百拜以谢。』乃许，令纳馆伴处。成大不得已，始袖以下，望殿上臣僚往来纷然，归馆乃取奏去。是日，钢押宴，谓成大曰：『公早来殿上甚忠勤，皇帝嘉叹云，可激厉两朝臣子。』时夏国有任德敬者，乃其主外祖，号任令公，谋篡事败而族。蜀宣司故尝以蜡书通问，馆伴持蜡书来，且指印文以诘成大，成大曰：『御宝可伪，况印文乎？』金直其词，遂不究。成大还，金报书曰：『和约再成，界山河面如旧；緘音遽至，指巩雒以为言。援昔时无用之文，渎今日既盟之好。既云废祀，欲伸追远之怀；止可奉迁，即俟刻期之报。至若未归之旅柩，亦当并发于行途。抑闻附请之词，欲废受书之礼；出于率易，要以必从。于尊卑之分何如，顾信誓之诚安在？事当审处，邦可孚休。』

明年，宋复遣使赵雄至金贺生辰，以国书附投曰：『比致祈恳旋勤，海緘欲重，遣于轺车，恐复烦于馆舍。惟列圣久安之陵寝，既难一旦而骤迁，则靖康未返之衣冠，岂敢先期而独请。再披谅谕之旨，详及受书之仪。盖今叔侄之情亲，与昔尊卑之体异。敢因庆礼荐布忱诚，尚冀允从式符企望。』雄将还，雍使人谓云：『跪听旨，归日传语宋皇帝，向来初讲和日，宋朝来祈请徽宗灵柩已送还。今再讲和，宋朝自当来祈请钦宗灵柩，父子同葬。去年使来，却妄请巩雒山陵，上国止许奉迁，并许一体发还钦宗灵柩，已令搬取在此，候来报闻。今因聘使来，辄附书称久安陵寝，难以辄迁，及靖康灵柩亦难独请。向来已许迁送，今反辞以为难，于义安在？朕念靖康尝在宋国作帝，尚尔权葬，深可矜悯。今汝国既不欲请，上国却当就巩雒山陵奉葬。』当是时，雍无一语，及受书事，宋所请皆不行。

又三年，为大定十四年，宋书中有宝邻字，谕宋使使归告皇帝，后日国书不得复尔。是岁，金使至宋，孝宗不肯亲接其书，使令就馆取之。雍怒以中国为迫夺之无升侄（此下有阙文）谓为小寇。伪左丞相完颜宗浩、参知政事贾铉

皆曰：『狗盗鼠窃，非举兵也。』尚书右丞仆散端曰：『小寇当昼伏夜起，岂敢白日列陈，犯灵壁，入夏口，攻寿春耶？此固多方误我，不早为之所，一旦大举入寇，将堕其计中。』及使宋者还，言中国无他志，于是璟罢河南宣抚司，令仆散揆还国。

泰和六年二月，宁宗皇帝内批：『北虏世仇，久稽报复，爰遵先志，决策讨除，宜示海内。』于是，发兵陷大散关，取泗州、虹县、灵壁。璟得报，惊曰：『南军敢来，可谓我国无人。』四月，璟复令仆散揆行省事，于汴统制诸军，完颜匡为右副元帅。于是揆以兵攻宋边，宋兵溃。十一月，揆总大军南伐，分为九路进兵。揆以行省兵三万，出颍、寿至淮，宋边数千里皆金兵而同攻宋，宋师不敌，边土州县多入金。时完颜纲之兵，在宋蜀边上，宋太尉吴曦蜀之世将也，璟以为可诱致，乃铸金印，并与书曰：『宋自佶、桓失守，构窜江表、僭称位号，偷生吴会，时则乃祖武安公捍御两川，洎武顺王璘、嗣有大勋，固宜世胙大帅，遂荒西土，长为藩辅，誓以河山后裔，纵有桀胤之汰，犹当十世宥之。然威略震主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，自古如此，非止于今。卿家专制蜀汉，积有岁年，猜嫌既萌，进退维谷，代之而不受，召之而不赴，君臣之义已同路人，譬之破桐之叶，不可以复全，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。此事流传稔于朕听，每一思之，未尝不当馈叹息，而卿犹偃然自安。且卿自视翼赞之功，孰与岳飞？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，一旦见忌，遂被惨夷之诛，可不畏哉！故智者顺时而动，明者因机而发。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，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；曷若顺时因机，转祸为福，建万世不朽之业哉？今赵扩昏孱，受制强臣，比年以来，顿违誓约，增屯军马，招纳叛亡。朕以生灵之故，未欲遽行讨伐，姑遣有司移文，复因来使宣谕，而乃不顾道理，愈肆凌虐，虔刘我边陲，攻剽我城邑，是以忠臣扼腕，义士痛心，家与为仇，人百其勇，失道至此，虽欲不亡得乎？朕已分命虎臣，临江问罪，长驱并鹜，飞渡有期，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。卿以英伟之姿，处危疑之地，必能深识天命，洞见事机。若按兵闭境，不为异同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，则全蜀之地，卿所素有，当加封册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。更能顺流东下，助为犄角，则旌麾所指，尽以相付，天日在上，朕不食言。今送金宝一钮，至可领也。』曦得书意动，尽出告身为报，仍献阶州。金以曦初来附，于是图先取襄阳，以为蜀汉屏蔽，乃使完颜匡移兵取襄阳。十二月，吴曦遣使奉表及献《蜀地图志》、《吴氏谱牒》。

太和七年正月，吴曦又进《谢恩表》、《誓表》、《贺全蜀归附》三表。璟以书答之，并赐誓诏。未几，大宋安丙杀吴曦，所献四州复遂归宋。璟闻曦死，责完颜纲曰：『曦之降，自当进据仙人关，以制蜀命，且为曦重。既不据关，复撤兵，使丙无所惮，是宜有今日也。』于是下令，赠吴曦太师，招魂葬

于永洛县，求曦族为后。是时，仆散揆已病死，完颜宗浩代之。宗浩驰至汴，大为进兵之势，且购得侂胄族人元靓，使逸走至宋。宋之君臣，见兵屡败以为憊，欲乞盟无使，得元靓，即使归议和。揆曰：『称臣割地，献首祸之臣，然后可。』于是，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，而枢密使张岩，自致书于元帅宗浩请平。其词曰：『兵端之开，虽本朝失于轻信，然痛罪奸臣之蔽欺，亦不为不早。自去岁编窜邓友龙，诛苏师旦（是时师旦实未死，特侂胄妄言之）。是时，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，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，尽撤屯戍西南，悔艾之诚于兹可见。惟是名分之谕，今昔事殊，本朝皇帝本无进兵之意，况关系至重，又岂臣子之所敢言？江外之地，恃为屏蔽，傥如来谕，何以为国？大朝所当念察。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，误国之罪固无所逃，若使执缚以送，是本朝不得致罚于臣下。所有岁币，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，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？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。傥上国谅此至情，物之多寡，必不深计。矧惟兵兴以来，连岁创残，赋入屡蠲，若又重取于民，是基元元无穷之困，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。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征诚，庶几以此易彼，其归投之人，皆雀鼠偷生一时，窜匿往往不知存亡。本朝既无所用，岂以去来为意？当隆兴时，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，洎和议之定，亦尝约各不取索，况兹琐琐，诚何足云？傥大朝必欲追求，尚容拘刷。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。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，成大功者不较小利。须望力赐开陈，捐弃前过，阔略他事，玉帛交驰，欢好如初，海内宁谧，长无军兵之事，功垂万世，岂有既乎？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，礼宜修贺，兼之本国多故，又言合遣人，使接续津发企望取接，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，亟践请盟之诺，即底于成，感戴恩德，永永无极。』

初，信孺至金，自以和议遂成，称涵谢使所参议官，宗浩怒而囚之，璟将留之。宗浩复曰：『信孺自知，还必得罪拘之，适使他日有以借口，不若数其佻易而释，遣之使归，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，则扩、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。』于是遣信孺归宋，不与之成，而复张岩书曰：『方信孺重以书来，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，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，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。至于责贡币，则欲以旧数为增。追叛亡，则欲以横恩为例。而称臣、割地、缚送奸臣三事，则并饰虚词，弗肯如约。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？将度德量力，足以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？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，徒以不情之语，形于尺牒而勤邮传何也？兵者凶器，佳之不祥，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，夫岂不以生灵为念？而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。乃者彼国，犯盟侵我疆场，帅府奉命征讨，虽未及出师，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，所向摧破，莫之敢当，执俘折馘，不可胜计。余众震慑，靡然奔溃，是以所侵疆土

，旋即底平，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。今乃自谓捐其已得，敛军撤戍，以为悔过之效，是岂诚实之言？据陕西宣抚司申报，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，并为我军击退，梟斩捕获盖以亿计。夫以悔艾罪咎，移书往来丐和之间，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围，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。然则所为来请和者，理安在哉？其言名分之谕，今昔事殊者，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。本朝之于宋国，恩深德厚，莫可殫述，皇统谢章可概见也。至于世宗皇帝，俯就和好三十年间，恩泽之渥，夫岂可忘？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，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，故特施大惠，易为侄国以镇抚之。今以小犯大，曲在于彼，既以绝大定之好，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。若为非臣子所敢言，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？是又诚然乎哉？又谓江外之地，将为屏蔽，割之则无以为国。夫藩篱之固，当守信义，如不务此，虽长江之险，亦不可恃，区区两淮之地，何足屏蔽而为国哉？昔江左六朝之时，淮南屡尝属中国矣，至后周显德间，南唐李景，献庐、舒、蕲、黄，画江为界，是亦皆能为国。既有如此故实，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？自我师出疆，所下州、军、县、镇已为我有，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。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，疆界并依大国皇统，彼之隆兴已画为定。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，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，岂理也哉？又来书云，通谢礼币之外，别备钱一百万贯，折金银各二万两，专以塞再增币之责。又云岁币添五万两匹。其言无可准，况和议未定，辄前具载约，拟为誓书，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，使其自专，如是岂协礼体此？方信孺以求成，自任臆度，上国谓如此径往，则事必可集，轻渎狂给，理不可容，寻具奏闻，钦奉圣训。昔宣靖之际，弃信背盟，我师问罪，尝割三镇以乞和。今既无故兴兵，蔑弃信誓，虽尽献江淮之地，犹不足以自赎。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，如能依旧称臣，即许以江淮之间，取中为界。如欲世为子国，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。陕西边面，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。元谋奸臣，必使缚送，缘彼恳欲自致其罚，可令函首以献。外岁币虽添三万两匹，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，安得为增？可令更添五万两匹，以表悔谢之实。向汴阳乞和时，尝进赏军之物：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，表段里绢各一百万，牛马骡各一万，驼一千，书五，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，与昔不同，特加矜悯，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。方信孺言语反复，不足取信，如李大性、朱致和、李璧、吴管辈似乎忠实，可遣诣军前稟议。据方信孺诡诈之罪，过于胡昉，然自古兵交，使人容在其间，姑放令回报，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，天覆地容，包荒宥罪，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？傥犹有所稽违，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，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。更期审虑，无貽后悔。』书发未报，而元帅完颜宗浩死于军，于是璟以左副元帅完颜匡，代宗浩总诸军。

●卷八

方信孺归，侂胄大喜过望，乃召张岩于建康，罢为福建观察使，归罪苏师旦，贬之岭南。是时李璧已为参政，不可遣，朱致和、吴管已死，李大性知福州，道远不能遽至，乃遣王楠使金。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，楠请依靖康故事，世为伯侄国，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，犒军钱三百万贯，苏师旦等侯和议定，当函首献匡。使驰白璟，璟乃诏匡移书宋人，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，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而和。侂胄闻之大怒，复有用兵意，于是宋史弥远定计杀侂胄，弥远知国政。

时宋必欲得川陕关隘而和，金不肯与，王楠乃复以参政钱象祖书来。略曰：『窃惟昔者修好之初，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，自盱眙至唐、邓画界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，今皇帝全之于后也。然东南立国，吴蜀相依。今川陕关隘，大国若有之，则是撤蜀之门户，不得保蜀何以固吴？已增岁币至三十万，通谢为三百万贯，以连岁师旅之余，重以丧祸，岂易办集？但边隙既开和议，区区悔艾之实，不得不黽勉遵承。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，在本朝宜不敢固违，然倾国资财，竭民膏血，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、兼爱南北之意也。主上仁慈宽厚，谨守信誓，岂有意于用兵？止缘侂胄启衅生事，迷国罔上，以至于斯。是以奋发英断，大正国典，朋附之辈，诛斥靡贷。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，是未知其已死也。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，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。师旦既贬，侂胄尚力庇之。属方信孺妄言已死，近推究其事，随已斩首。倘大国终惠川陕关隘，所画银两悉力祇备，师旦首函亦当传送，以谢大国。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，譬如一家叔侄，本自协和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，遂成嫌隙，一旦犹子翻然改悟，斥逐奴隶，引咎谢过，则前日之嫌，便可稍释，奚必较毫末伤骨肉之恩乎？惟吴蜀相为首尾，关隘系蜀安危，望令还之，不胜通国至愿。』时王楠状禀，如蒙归川陕关隘，韩侂胄首必当函送，璟乃许焉。

金泰和八年四月乙未，宋献韩侂胄、苏师旦二首函至元帅府。金元帅完颜匡遣平南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、师旦首函露布以闻，璟立黄麾仗受宋馘，以二臣之首悬于市，并写二人图像示其国人，使百姓纵观，然后漆其头藏之军器库。于是璟始与宋平，是年六月，宋以誓书至金，璟致誓书于宋，金宋复和。是年，璟死，年四十一，国人尊之曰『章宗』。璟多嬖而无子，其叔父允济年已老矣，柔弱鲜智能，独不为璟所忌，璟病，允济来朝，将辞去，璟力疾与之，击球曰：『叔王不欲作主人遽去耶？』乃立允济。允济立，改元大安。

大安元年，元兵始起。元之先为蒙古部，本金之属部也。有曰铁木真者，在璟时已强大欲起而有自立之意矣，所谓成吉思皇帝者也，然犹臣下于金。泰和之末，成吉思入贡，允济时被命往接，颇不礼成吉思，成吉思怒而去。允

济归，劝璟讨之，璟死，遂不果讨。及允济立，以诏诏诸部，至元，成吉思问金使者：『新君谁耶？』使者曰：『卫大王也。』成吉思素轻允济，闻其立，遽唾骂曰：『我即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，乃此人亦为之乎？』遂上马去。使者还告，允济曰：『待其再至，却执而杀之。』成吉思既还部，遂大发兵攻金，金卫王使纥石烈执中将兵迎战。执中老将也，知兵善战，自卫王立，心常不服。至是不肯力战，遂大败，执中奔归，元人兵遂至居庸关，金守关将皆惧，弃关去，于是元兵得入关，直飞城下，急攻金。允济惧，遣东安王出使请和，且以公主为婚许之，元人曰：『婚待别日，只是大军至此，岂得更无犒劳？欲得骆驼三万匹，牛羊各五万匹。』东安王曰：『此非使人所得专，当奏之皇帝。』允济恐其得食，则留攻不去，于是以缯帛三百囊悬下与之。元军大怒，举缯帛焚之，欲烹东安王，攻城转急。是年为大安三年，明年改为重庆元年（《大金国志》作重庆，《金史》作崇庆）。正月，金将在外，亦有遣兵入援者，金许元人以羊一万请和，元人乞勿纳援兵，金用事者曰：『此不可，忠献王及翰离太子尝以此术误南宋矣。我家自尝为之，岂可复堕其计？』会元兵亦自引去。去而遣其使来请婚且欲割地，金许婚不许地，愿纳岁币三十万。其国相闻之大怒曰：『不必得，我今引兵俟秋高时，地与公主皆可。』是年十月，元兵复围金都城，兵士插刀缘堞以上，金军斫之飞尸投地，是时大雪，城中乏薪，至拆绛霄殿、翠霄殿、琼华阁以爇焉，元兵留两月余复去。至宁元年七月，元兵复至山后，八月以纥石烈执中为将迎战，执中开紫金关延元兵入而自亡归，允济欲诛之。于是，执中以其兵叛，入宫执允济，允济呼曰：『令我何往？』曰：『归旧府耳。』遂并其妻弑焉。执中，本名胡沙虎，乌疏裔孙也。允济在位八年，改元者八，后谥为卫绍王云。

方纥石烈执中之既行弑也，自称监国都元帅，居大兴府，陈兵自卫，急召都转运使孙椿年，取银币颁赏，立雍孙珣，珣本名吾睹补者也，改元贞佑，执中执国事。元兵至，破涿、易二州，左监军术虎高琪战败惧诛，叛斩执中，持其首待罪，珣特赦之以为右副元帅。

贞佑二年，元兵益至，成吉思分其兵为三路：一攻河北，一攻河东，一攻山东。是时金兵皆在外屯御，无守城者，乃悉签乡民为兵，上城以守。元人尽驱其家属至城下，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，于是金城多下。元人围燕，燕乏粮，人多饿死，于是珣置招贤所，以纳士。王守信者，本一村夫，敢为大言，以诸葛亮为不知兵，乃以为行军都统，募市井无赖为兵，夫城进退跳踉，大抵以童戏为其阵法，大书『古今相对』四字于旗上，作黄布袍缁巾牟鼠牌各三十六事，牛头响环六十四枚，欲以怖敌而走之，大率皆诞妄，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。买耐儿者，本岐路小说人，制运粮车千辆，是时材木甚艰

，所费浩大，观者皆窃叹之。是时元兵益至，邀索甚巨，兼乞公主。珣以东海郡侯少女与之，又乡其国遥拜焉，元兵乃尽驱山东、两河少壮数千万而去。珣谋走汴，所搬书籍计用三万车，宝玉计用骆驼三千头。贞佑二年，珣至汴，汴吏民指车所载叹曰：『恰去九十年，谁知又归在此耶？』元人既归，闻珣迁汴，怒之，乃复围燕。

初，珣以太子守忠守燕，辅以完颜福兴、抹捻尽忠、蒲察七斤三人守。忠畏怯先遁归，七斤出降，福兴仰药死，尽忠弃城入汴，燕遂陷。而元兵之在金境者，山东、西河南北皆有焉。宋见金日（此下有阙文）又珣尝责丞相仆散七斤，『近来朝廷纪纲安在？』七斤不能对。退谓郎官曰：『上问纪纲安在，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？』（此下有阙文）不敢入，守绪迎而入之，既而囚之，七日死。有斜卯爱实者，愤所用之非人，尝历数曰：『平章白撒，于击丸外百无一能。丞相赛不菽麦不分，虽谓乏材亦不至此人为相参政。赤盏合喜，一马军之材止矣，今乃兼将相之权。右丞颜盏世鲁碌碌无补，备员而已。患难之际，倚注此类，欲冀中兴难矣。』又有参政完颜合周者，汴京所用为括粮者也。性好作诗，词语鄙俚，人采其语以为戏笑，括粮榜文有『雀无翅，儿不飞』『蛇无头，儿不行』等语，以而作儿，京城目之曰雀儿参政。

初守绪之出也，以汴城付完颜奴申、习捏阿不，而元将速不■（碍，角代石）复图汴。守绪走归德，而遣使迎其母妻，有弃汴意。汴人恐奴申、阿不谋立完颜氏一人为主以守汴，方共集民庶杂议。崔立者，将陵人也，少贫无行为西面元帅心常思乱，遂帅甲士撞省门而入，先杀阿不，次杀奴申，乃立卫绍王太子从恪，以阿不、奴申所佩虎符送诣速不■（碍，角代石），纳款，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。速不■（碍，角代石）至，自青城立往见之，速不■（碍，角代石）喜，饮之酒，立以父事之。既还，悉烧京城，楼榭火起，速不■（碍，角代石）大喜，始信其实降也，立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家属，聚之省中人，自阅之，日随机数人，犹若不是，有以一女之故，杀数人者。又拘系完颜氏宗族置宫中，以兵守之，不听出入。

天兴二年二月乙酉，以天子袞冕、后服进于北国，因讽守绪母后，作书招守绪，使早降元。初守绪在归德，兵食不足，知府石盏女鲁欢，请尽散诸军就食他州，城中所存惟蒲察、官奴军四百五十人，马用军七百人而已。官奴与用不协，兼恶鲁欢，乃作乱攻用，用败走，而女鲁欢被执，数之云：『郎主至此，求好酱亦不得，汝罪何辞？』乃杀女鲁欢，遣其党马实至守绪所居宫中收直长把奴申。守绪掷剑于地曰：『为我言于元帅，我左右止有此人，且留侍我。』实乃退。官奴是日，凡杀朝官李蹊已下三百余人。日暮，提兵入见，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。守绪不得已赦其罪，以为枢密副使、权参知政事。

初，官奴母没在元兵中，守绪乃谋因之以降，忒木■（碍，角代石）信之，还其母，因定和计。官奴乃日往来讲议，或乘舟中流欢会。金将有疑官奴劫守绪北降者，以兵围官奴家，数之曰：『汝欲献郎主，我辈皆北朝不赦者，使安归乎？』官奴乃以其母出质云：『若以吾母自北中来，疑我与北有谋，即杀之，我不恨。』围者曰：『果如参政所言，今后勿复言讲和北使至即当杀之。』官奴曰：『杀亦可，不杀亦可，奏而杀之亦可。』官奴即聚军北草场，自言无反情，今勿复相疑，已乃引兵夜斫元师守绪御照碧堂，无一人敢奏对者，悲泣而已。或言官奴计构国用安胁守绪传位事不成，则献守绪于宋，自赎反复之罪。守绪乃与左右谋，召官奴议事，因而诛之。伏兵门中，约呼参政官奴，伏即出，官奴中刺走，死。六月，守绪入蔡。是时崔立在汴，以守绪之母后及妃嫔送于元军，遂北迁。冬，元兵围蔡，宋将孟琪以兵来会。

天兴二年正月，守绪以被围，急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，承麟固让，守绪曰：『朕所以付卿者，以肌体肥重，不便鞍马驰突，卿平日趯捷有将略，万一得免，祚胤不绝，此朕志也。』承麟受之，即位，百官称贺方毕，而城南面已树宋帜，守者弃门。元兵遂入城，守绪自缢于幽兰轩，承麟入哭，谥曰『哀宗』。已而，承麟亦为乱兵所杀。领省院事完颜仲德率兵巷战，闻守绪死，谓将士曰：『吾君已崩，何以战为？吾赴汝水从吾君矣。』言讫赴水死。将士皆曰：『相公能死，吾辈独不能死？』于是从之者数人，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。其后崔立在汴，亦以是年之六月，为千户李伯渊所杀。所谓不肯入援之恒山公武仙兵，散走民家，被杀。兖王国用安降元，后叛入宋，投水死，地皆入元。

……好绘画，立时年始十一岁。皇太后摄政，泣曰：『母寡子弱，奈何？』耶律斜軫、韩德让进曰：『信任臣等，何虑之有？』于是皇后与此二人参决大政，而以南边事委于越休哥……